

歷代劍俠金傳

■……西施演義

一册

三角……■

■……昭君演義

一册

三角……■

■……貂蟬演義

一册

三角……■

■……貴妃演義

一册

三角……■

# 歷代劍俠全傳 卷四

溧陽許慕羲編輯

## 中古時期三

### ●五代之劍俠

一 梁文俊

唐莊宗時。江右有梁生文俊者。少而慧。博雅能文。尤好讀紅綾傳。嘗以百金得古劍。龍文斑剝。青光爛然。有識者曰。是莫邪之儔也。生寶之。暮春之月。偶步芳郊。緣溪行。忘路之遠近。忽見竹籬茅舍。有二女郎倚門而望。姿態豔絕。時天已昏暮。生徑叩之。微覺蘭麝香流。中人欲醉。因默念鄉間安得有此麗質。得無妖乎。遂掣劍于手。目光爛然。二女駭曰。初見君子。奈何遽作此態。遂撲地化作濃煙而滅。

奇丐

郭威未遇時。傭於富室。勇健逾恆人。人因呼爲郭雀兒。性豁達。有大度。嘗出遊。見丐以鮮荷葉包熟肉。捫蝨而啖。顧威曰。雀兒欲食否。威以是時方當春初。何來荷葉。因異而授之。詎轉瞬間。丐忽不見。荷葉變爲寶劍。寒光逼人。吹毛可斷。遂持劍馳驅戎馬間。創立基業。建國號曰周。

鳳陽士人

柴世宗時。有鳳陽士人者。佚其姓氏。性落拓不羈。好擊劍。作不平鳴。嘗涉水。有巨蛟爲害。士人力戰殺之。於是俠名著南北。好飲酒。常醉臥於華山之陰。遇陳搏。授以玉玦一枚。自是百步外決賊人首。無不如意。後其徒高尙義。亦以俠名著。

穹窿俠女

穹窿山有俠女也。精劍術。善治人病。有女子患瘵疾。俠女持劍刺其腹。水出如注。旋即縫合。而瘵病以愈。有孕婦患胞衣不下。女以劍點之。隨即下落。時里有范氏婦者。其夫久出未歸。惡少見而悅之。夜入其室。婦哀求免。正危急間。倏有寒光

一道自窗外飛入。繞室一周而出。回視惡少。已身首兩殊矣。婦驚惶欲絕。女進而慰曰。夫人勿憂。有某在。當妨也。乃以劍掘地埋之而去。

### 頂缸和尚


五代時金陵有頂缸和尚者。名真顛。不知爲何許人也。善擊劍。得隱形之術。自金陵出游。至浙。寓於祝某家。祝固好道。喜延方外士。和尚留止其家。將一月。出入往來。變幻莫測。日噉牛肉數斤。及酒麵無數。頭上戴五斗缸。且行且走。折旋如螳。觀者無不異之。每當月明之夜。巢於樹巔。作曼聲長嘯。尤善超越。攀垣直上。捷若猿獠。然多坐臥於壁上。與人行忽不見。已復在旁。莫測其處也。臨去前一夕。命置酒。酒至。連舉數大白。謂祝某曰。吾爲若設戲。若爲我秉燭。生素有胆氣。便携燭立屏風下。忽見杖頭一掣。劃然聲裂。有白練長數十丈。狀如素霓。環繞其身。左盤右旋。週轉數迴。但覩衣色成規。倏忽失處。時門戶皆鑄。求之不得矣。少頃。則依然坐於堂上焉。五更酒盡。明月西行。竟不知其所之。

小僕

青齊間多盜藪。有湯某者。以販綢爲業。僅攜一小僕。至中途。天漸昏黑。四望無人。居。馱夫吁吁作聲。有健男子數十人。自草中起。環刀而出。將欲得而甘心。湯駭甚。忽有白光數十道。往來如電激。圓轉若流。回視羣盜。皆已飲刃而死。俄而白光漸斂。小僕徐徐納入囊中。化爲雌雄二劍。湯於是始奇小僕。益厚遇之。

高尚義

高尚義。鳳陽士人之徒也。精劍術。恆爲人作不平鳴。時邑中有進士韋應化者。娶馬氏女。美外慧中。能賦詩。精音律。大吏聞而悅之。苦不能得。一日。韋方凭欄閒眺。歛有一人。自簷際下。瞥若飛燕。驚問何爲。其人笑曰。先生勿懼。余卽俠士高尚義也。知君有難。特來相救。君昨午不嘗見一毛髮。種之褐衣人乎。彼今夜三鼓。當飛刃來取君首。韋戰慄。伏地求救。高曰。某在固。長彼。倘來膏我劍耳。乃戒韋熟寢勿懼。至夜半。聞屋瓦碎踏聲。如空中有人格鬥之狀。久之。一人自中庭墮下。視

之乃高也。手提一人頭，擲地上，曰：賊子無禮，吾已殺之。然君亦當遠避，以免不測。言已，以袖拂劍，仍提人頭，屋而去。疏星欲摘，斜月西流，已雞鳴丑正矣。

### 馬如虎

馬如虎，回紇產。隨李克用滅大梁，數有戰功，胆豪壯，喜舞劍。嘗夜出微行，至一古廟側，隱聞有婦人哭聲，怪而問之，堅不吐實。馬乃佯走，而陰伺其側。須臾，聞一男子音，聲甚獷厲，用舐窗紙窺之，見一人狀殊醜惡，與婦人共肩語，厥狀甚醜。婦泣不應，醜男子乃強逼而淫之，具若驢馬，倍於常人。婦痛楚不堪，言狀，宛轉哀號。馬勃然怒起，破門捉之，歛忽不見。婦人曰：彼鬼也，畏君剛烈，故先逃避。倘蒙垂救，乞侍巾櫛，鬼畏君，決不敢復擾也。馬許之，遂納婦而去。後亦無他。

### 彭英

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，割契丹而臣侍之。歲獻金帛，於是胡人之勢強盛。至中國恆有不法事，敬瑭畏而不言。時洛陽有富室子，女數人，貌均豔絕。契丹聞而求之。

使武士數十人詣洛陽將強劫以歸。富室懼，告於俠士彭英。英爲人英爽，有古俠士風，聞之不覺大怒，卽按劍而起曰：「君毋憂，某誓當提三尺劍，斬盡賊人頭，以爲我祖國爭光也。」至夜，武士數十人，羣圍富人宅，有白光起於牆內，星流電掣，閃爍不定。富室驚悸，不敢仰視。俄聞屋上有人大聲曰：「胡虜已盡斃，可速舉家遠徙。某自此去也。」逾月，契丹主聞其事，驚曰：「中國有人，不可侮也。」遂寢其事。

俠史氏曰：外禍亟矣，國將不國，瞻望前途，正不知涕泗之何從也。

吳鳳娥

毘陵諸生王大用春晚出行，至一溪上，春水揉藍，遠山欲醉，有小橋通彼岸，拾級而過，乃一村落，外圍短垣，籬門半掩，躡足而入，中植玫瑰千株，已含蕊矣。拂樹而前，徑甚曲折，有六角亭一，顏曰駐春，亭外桃花欲醉，紅雨紛紜，方徘徊間，覺亂紅深處，隱聞有鏗鏘環佩之聲，側耳聽之，知在牆內，因隱身於紅樹叢中，撥花枝探之。一女子與二丫鬟，綠裙綉襖，正相舞劍，寒光四激，清冷逼人，已而如鶴立高崗。



相對而笑。一青衣婢曰：「小姐劍法精深，婢輩望塵莫及。當今之世，外患日深，主上憂弱，昧於遠圖，倘使一旦國亡家破，則大好河山，將一任胡騎之蹂躪耶？」女子聞言，蛾眉微蹙，鳳眼圓睜，以手拂劍，仰指浮雲，適有歸雁，忽然下落，笑曰：「我之視胡，猶此雁耳。使我吳鳳娥而一旦得志者，胡虜不足平也。大用癡立良久，俄聞園門砰然始驚其去，乃踱躩而歸。」

韓龍

長沙韓龍，幼學劍於瀟湘居士，能得其傳。一日遊於通市，有醉漢迎而毆之。韓笑避之，市人皆服其量。俄而醉漢竟斃，人又驚服其智。時長沙城青石街中，有無賴子朱潭山者，專善漁色，仗勢欺人，人都側目。呼曰朱虎，有擔者負薪而過，誤破其衣，朱大怒，喝令毆之，將垂斃矣，怒猶不息。忽有一人自人叢中排衆而出，大呼曰：「朱虎，一衣之價，能值幾何？乃遽傷商人命耶？」虎見龍來，欺其寡，令武勇者十人環而攻之。龍劍法玄深，須臾十人皆授首，乃殺朱虎，取其首登屋而去。衆共追之，瞬

已不見。

朱輝

朱輝汴梁人。幼有神力。年十一。值兵亂。與鄉人避居山中。夜半遇盜。持刃劫諸婦女。掠奪衣物。鄉人皆惶恐伏地。不敢動。輝拔劍前曰。財物皆可取。婦女不可辱。今日朱輝死日也。願與諸君一決。盜見其小。壯有志。笑曰。童子納刃。遂舍而他去。

● 宋代之劍俠

高映玉

高映玉將軍高懷德之妹也。貌奇醜。力能制猛虎。嘗與契丹戰。敵以鐵騎攻之。映玉棄坐馬。揮利劍。上斫敵首。下斬馬足。閃爍往來。敵不能制。契丹主聞而嘆曰。是女中猛虎也。乃移兵而北。

魏劍秋

西夏趙元昊。屢侵中國。宋帥韓琦發兵禦之。將軍魏劍秋智勇悉備。常手提利劍。

冲入敵陣，作天魔舞，當者披靡，莫之敢撓，因號曰魏天魔。

### 蔣子文

南渡時，金兵大舉入寇，江~~浙~~震驚，滁州知府蔣子文獨飭部下嚴加守備，扼守孤城，以待援救。金兵至，圍攻數日，城兵望見金兵勢盛，多慄慄危懼，蔣恐軍心搖動，乃夜率千餘騎，提雙股劍，出不意往劫敵寨，敵人驕不設備，且不知宋軍有多寡，遂自相踐踏，死者不可以數計，乃引兵由他道而去。

### 梁紅玉

黃天蕩一戰，桴鼓金山，遂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不可謂非梁紅玉之功也。初，紅玉本一青樓伎，見韓忠武悅其英武，遂從之。時忠武亦微甚，巨眼識英雄，不可謂非梁夫人之明智也。迨後韓忠武鎮守兩狼關，以炮炸失事，梁夫人避居林中，有強寇欺其寡弱，率數百人來犯，梁夫人手持飛虹劍，獨當強寇，斬馘無算。逾時，忠武至，乃收集殘兵，重整旂鼓，卒退敵人，而爲宋朝名將。

楊寶清

當梁山泊草寇強盛時。山東大名一帶。屢遭其害。守將楊逢時。以屢被上官處分。故殊悶悶不樂。既而宋江又遣人來下書。向知府借糧。不報。卽令花榮率五千人。來打大名。花榮素善射。有賽李廣之名。逢時屢戰不利。參將聞人傑。又被花榮射死。只得嚴加守備。閉門不出。一日悶坐敵樓。意良不懌。忽見二丫鬢扶其女寶清至。倩裝淡服。豐韻宜人。見逢時。笑曰。爺爺如許草寇。抑何高坐敵樓。不出一策耶。逢時怒曰。此國家事。小妮子何敢饒舌。寶清笑曰。爺爺勿憂。看兒立破此寇也。遂率二女鬢啟門而出。逢時欲沮之。已沖過吊橋矣。花榮見城中有人出。亦飛馬來迎。見係女子。略不在意。卽按戟微笑曰。對面女子。敢來送死麼。寶清曰。正欲捉汝。以爲國家勦滅草寇耳。花榮怒。揮戟刺之。寶清格以劍。立折爲二。花榮撥馬走。寶清奮勇逐之。逢時恐女有失。亦率衆來逐。花榮見寶清追緊。引弓射之。寶清眼快。揮劍撥之。已落於地。因復乘勢迫之。將及黑旋風李逵。持兩板斧。突然跳出。雙戰

寶清逢時恐女有失，亦來助戰。俄而天漸昏黑，乃各引軍而回。然強人已膽喪矣。

### 胡光適

秦檜嫉賢害能，危亂社稷。汲亭屈陷忠良，不獨聞者色變，亦千古所同憤者也。於時有學士胡光適者，痛宗邦之失墜，悲武穆之含冤，乃佯狂披髮，日要伏於中路，將擊殺之，以雪公憤。一日檜適緣事出遊，光適懷利劍，驟起擊之。左右驚駭，合力圍之，遂擒光適。光適怒目裂眦，罵不絕口。檜怒，乃格殺之。

### 李飛衛

李飛衛，俠女也。善騎射，精劍術。百十男子非其敵也。高太尉之子，悅其貌，率惡徒強劫而取之。翌日家人啟門視，見高子臥血泊中，兩耳已割去。李飛衛不知所往，乃懸賞緝之。開封府尹袁浩，貪酷枉法，飛衛夜入其室，以利劍剃去其鬚。大聲曰：袁浩，如不再遷善，定決爾首。毋後悔。遂越屋而出，不知所之。

### 申屠氏

申屠氏。宋時長樂人。美而豔。申屠虔之女也。少名以冀。既長。慕孟光之爲人。更名希光。十歲能屬文。讀書一過。輒能成誦。其兄漁釣海上。作詩送之曰。生計持竿二十年。茫茫此去水連天。往來酒灑臨江廟。晝夜燈明過海船。霧裡鳴螺分港釣。浪中拋纜枕霜眠。莫辭一棹風波險。平地風波更可憐。其父常奇之。不妄許人。年二十。侯官有董昌。以秀才異等爲學宮弟子。虔既見之。學宮遂以希光予昌。希光臨行。紀留別詩曰。女伴門前望。風帆不可留。岸鳴蕉葉雨。江醉蓼花秋。百歲身爲累。孤雲世共浮。淚隨流水去。一夜到閩州。入門絕不復吟。食貧作苦。晏如也。居久之。當靖康二年。郡中大豪方六一者。虎而冠者也。聞希光美。心悅而好之。乃使人誣昌陰重罪。罪至族。六一復陽爲居間。得輕比。獨昌報殺。幸妻子毋死。因使侍者通殷勤。強委禽焉。希光具知其謀。謬許之。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。乃求利匕首。懷之以往。謂六一曰。妾自身首異處矣。賴君高誼。死而骨肉之。妾之餘。君之身也。敢不奉承君命。但亡人未歸淺土。心竊傷之。惟君哀憐。既克葬。乃成禮。六一大喜。

立使人以禮葬之。於是希光僞爲色喜。夜入室。六一既至。卽以匕首刺之帳中。六一立死。因殺其侍者二人。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篤。以次呼其家人。家人皆愕。卒起不意。先後奔入。希光皆殺之。盡滅其家。因斬六一頭。置囊中。馳至董昌葬所。以其頭祭之。明旦。悉召山下人告之曰。吾以此報董君。吾死不媿魂魄矣。遂以衣帶自縊而終。

### 荆兒

廣西百色縣。有五雷嶺。峯高插雲。山巖中有石穴。一巨蛇潛其間。長十丈餘。圍大一丈。常出噬人。土人畏之。祠爲神。縣官每歲以牛羊致祭。春分前後。巫覡傳蛇神言。令鄉里獻十二三童女。置穴口。供神食。不然。則禍作。縣官苦之。出重金購貧家女。及有罪者女。養之。屆期。盛設香燭彩樂。送童女置蛇神祠旁。前後已用九女矣。元豐元年。縣官將祠蛇。索童女。苦不可得。邑民俞某者。家甚貧。生七女。其季女名荆兒。年已十五歲。請於父。願應募。父母駭甚。阻其行。荆曰。蛇烏知擇人而噬。巫覡

妄言耳。兒自有術敵彼。幸而成功。一方受其福。不然。僅兒一人受禍耳。且留兒徒爲父母累。不如賣兒得金。以助家計。固請行。兪某固不肯。昏夜。荆兒潛逃。叩縣官庭。陳來志請携利劍及毒藥米餅蜜麵以從。縣官壯之。留置署中。爲之儲備一切。屆期。將送女。巫覡多言此女不可用。縣官怒斥之。乃昇女及米餅等之洞口。夜半蛇出。頭大如甕。雙目閃爍如懸燈。聞米餅及蜜麵香。先噉之。荆兒匿穴旁。以伺其變。頃刻間。毒發。蛇隨地轉動。荆兒揮劍斫蛇。中其眼。跳開尋丈外。蛇怒。一湧出穴外。荆復自後斬其尾。斷蛇。荆乘夜奔回縣署。疲極而暈。灌之復蘇。遂言斬蛇狀。衆馳往洞口。割蛇而分之。乃治巫覡罪。縣官奇此女。納之爲子婦。

義俠

宋有士人爲畿尉。常在賊曹。有一賊繫械。獄未具。尉獨坐廳上。賊乘機告曰。某非盜。公若脫某。奉報有日。尉視其貌。且異其言。意已許之。佯若不知。夜呼獄吏放之。仍令吏逃竄。及明。獄中失囚。獄吏又走。府司譴罰而已。後官滿數年。客遊至一縣。



聞縣宰與放囚姓名同。往謁之。果放囚也。因留中廳對榻而寢。歡洽旬日。不入宅。一日歸。其妻問曰。公有何事。十日不入內耶。宰曰。某得此人大恩。性命所保。至今未能報之。妻曰。公不聞大恩。不報。何不看時爲機。宰不語。久之。乃曰。卿言良是。尉偶在廁中聞其言。急呼童僕。乘馬便走。衣裝悉不暇取。至夜已行五六十里。出縣界。止宿村居。僕人怪其奔走。乃問其故。尉歇定。乃言此宰負恩之狀。言訖。吁嗟。僕人亦泣下。忽見一人從床下持匕首出。立尉前。衆悉驚倒。其人曰。我義士也。宰使我來取君首。適聞言。方知此宰負恩。不然。枉殺義士也。不捨此人矣。公且勿睡。當取宰首以雪公憤。尉心懼。媿謝而已。其人捧劍出門如飛。二更已返。呼曰。賊首至矣。命尉觀之。乃宰頭也。揖別不知所之。

### 角巾道人

京師人郭倫。元夕攜家觀燈。歸差晚。過委巷。值惡少年十輩。行歌而前。聯袂喧笑。睢盱窺伺。將遮侮之。倫復力不能勝。窘甚。忽有青衣角巾道人來。責衆曰。彼家眷

夜歸。若輩那得無禮。衆怒曰：我輩作戲，何預爾狂道事。哄起攻之。婦女得乘間引去。倫獨留。道人勃然曰：果欲肆狂暴耶。吾今治汝矣。揮臂縱擊。如搏嬰兒。頃之皆顛仆哀叫。相率而遁。道人徐徐行。倫追及拜謝曰：與先生素昧平生。忽蒙救護。脫妻子於危難。先生異人乎。念無以報惠。敢問何所欲。曰：吾本無心。偶見不平事。義不容已。吾於世了亡所欲。豈望報哉。能一醉足矣。倫喜。邀至家痛飲。辭去曰：先生何之。曰：吾乃劍俠。非世人也。擲杯長揖出門數步。耳中鏗然有聲。一劍躍出墜地。躡之騰空而去。

俠婦人

董國度字元卿。饒州人。宣和六年。進士第。調萊州膠水簿。會北兵動。留家於鄉。獨處官所。中原陷。不得歸。棄官走邨落。頗與逆旅主人相得。憐其窮。爲買一妾。不知何許人也。性慧解。有姿色。見董貧。則以治生爲。罄家所有。買磨驢七八頭。麥數十斛。每得麪。自騎入市鬻之。至晚。負錢以歸。如是三年。獲利益多。有田宅矣。董

與母妻隔別滋久，消息杳不通，居常戚戚，意緒無聊。妾叩其故，董嬖愛已深，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。一家在鄉里，身獨漂泊，茫無歸期。每一想念，心亂欲死。妾曰：如是何不早告我？我兄善爲人謀事，旦夕且至，請爲君籌之。旬日，果有客長身虬髯，騎大馬，驅車十餘乘過門。妾曰：吾兄至矣。出迎，拜使董相見，叙姻戚之禮。留飲至夜，妾始言前事以屬客。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，許自陳匿，不言而被首者死。董業已泄漏，又疑兩人欲圖己，大悔懼，直給曰：無之。客忿然怒，且笑曰：以女弟託質數年，相與如骨肉，故冒禁欲致君南歸，而見疑如此，倘中道有變，且累我。當取君告身與我，以爲信。不然，天明執告官矣。董益懼，自分必死，挾囊中文書，悉與之。終夕涕泣，一聽於客。客去，明日控一馬來，曰：行矣。董請妾與俱。妾曰：適有故，須少留。明年當相尋。吾手製一衲袍贈君，君謹服之。唯吾兄馬首所向，若返國，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，當勿取。如不可，則舉袍示之。彼嘗受我恩，今送君歸，未足以報德。當復護我去，萬一受其獻，則彼責已塞，無復顧我矣。苦守此袍亡失也。董愕然。

怪其語不倫。且慮鄰里知覺。輒揮涕上馬疾馳。到海上。有大舟。臨解維。客磨使登。揖而別。舟遽南行。略無資糧。道路之費。茫不知所爲。舟中奉侍甚謹。具食不相問訊。纔達南岸。客已先在水濱。邀詣旗亭相勞苦。出黃金二十兩。以是爲太夫人壽。董憶妾語。力辭之。客不可。曰。赤手還國。欲與妻子餓死邪。強留金而出。董追挽之。示以袍。客曰。吾智果出彼下。吾事殊未了。明年挈君麗人來。徑去不返。顧董至家。母妻二子俱無恙。取袍示家人。縫綻處。黃色隱然。折視之。滿中皆箔金也。踰年。客果以妾至。偕老焉。

張乖崖

祝舜俞察院言。其伯祖隱居君。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。交游最密。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。隱居東垣有棗。合拱矣。挺直可愛。張忽指棗謂隱居曰。子句我勿惜也。隱居許之。徐探手袖間。飛一短劍。約平人。斷棗爲二。隱居驚愕。問之曰。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。而未嘗爲人言也。又一日。自濮水還家。平野間。遇見一舉子。

乘驢徑前。意甚輕揚。因忿生怒。未至百步。而舉子驢避道。張因就揖。詢其姓氏。蓋王元之也。問其引避之由。我視君昂然飛步。神韻輕舉。知必非常人。故願加禮焉。張亦語之曰。我初視子輕揚之意。忿起於中。實將不利於君。今當回宿村舍。取酒盡懷。遂握手俱行。共話通夕。結交而去。

### 秀州刺客

苗劉之亂。張魏公在秀州。議舉勤王之師。一夕獨坐。從者皆寢。忽一人持刀立燭後。公知爲刺客。徐問曰。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。曰然。公曰。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。曰我亦知書。豈肯爲賊用。况公忠義如此。何忍害公。恐防閑不嚴。有繼至者。故來相告耳。公問欲金帛乎。笑曰。殺公何患無財。然則留事我乎。曰有老母在河北。未可留也。問其姓名。俛而不答。躡衣躍而登屋。屋瓦無聲。時方月明。去如飛。

### 聶碧雲

聶碧雲，兗州奇女子也。幼遇異人，授以劍術，能飛劍取人首級於十里之外。嫁一士人，能吹鐵簫，嘗於醉後，品簫於柳陰下。樹旁繫一漁舟，漁翁有子不孝，是晚適罵父。士人聞之，怒擲鐵簫殺之。因此放浪江湖間。一日訪道於勞山，從五老峯下覲面逢碧雲，視之不轉瞬。碧雲亦注目久之，曰：觀子行蹤，亦浮家泛宅流也。余尙無偶，願隨子，遂爲夫婦。士人欲結茅於西南山麓，女曰：余尙有大仇未報，非可隱時也。所以從子者，跋涉山川，聊伴寂寞耳。且冀子爲指臂助，大道苟成，於子非無益者。女自兗豫歷燕齊，經汴洛，每至一處，輒作十日勾留。從不久淹，嘗於夜間占望星氣，卜曰：當在洪澤巨湖，因疑鄱陽湖中必有神物，遂詣豫章，僦屋湖畔。夜出寸許神鏡，注水滿盤中，測之曰：光氣猶遠，繼審知在太湖，乃浮九江，達三吳，卜居西洞庭山。士人設帳授徒，有久處意，因於暇時詢女隱事，并叩所欲爲。女曰：余父有道者也，出許真君門下，講求修煉鉛汞之法，~~丹~~丹已成，不日飛昇。山潭毒龍，幻形作真君狀，潛詣父所，命父啓爐分丹爲二顆，以一自服，以一畀我父，佯若密授。

真言。我父方俯伏受教。遽乘不意。袖出鐵椎擊父首。遂殞。丹爲所盜去。毒龍自此變化不測。此大仇不可不報者也。毒龍神通頗廣。非劍術所能制。須求三物得全。始可殺之。士人問是何三物。女曰。一爲定海神鍼。大禹昔日之所遺。投之潭中。水可不興。一爲降魔真杵。一爲煉影神鏡。余今但有一鏡。而未得此二物。日夜求之。不敢少懈。今探知鍼在太湖中。須設法求之。否則恐駭物聽。女自此夕必泛舟湖中。飛槳操舵。悉以一人兼之。一夕皓魄凌空。月明如晝。士人方閉關夜讀。萬籟蕭然。女忽款扉至。衣履沾濡。髮際水猶滴瀝也。謂士人曰。子可爲我賀。余已覓得神鍼矣。出諸袖中。長僅若箸。視之。上有蝌蚪文數行。漫漶不可辨。明日女遽徙去。行至浙界。往逆旅中。道逢一黃冠。神情瀟灑。似曾相識。與女稽首問訊。曰。三物得二。報仇之期不遠矣。我師有一函與汝。遽出授女。條忽不見。女大歎異。啓緘讀之。真君札也。中謂降魔真杵。今在嘉興西寺韋陀手中。惜爲世俗香火所薰蒸。須得辟穢金剛呪十萬遍。乃能返璞還原。至時自來助汝。女往攜杵。遂以僞易其真者。供

諸案頭。沐以異香。因令士人晨夕誦金經。期年其數乃盈。女於十年間。已煉七首百具。鈺可削鐵。堅可貫石。擲諸空中。若流星閃電。下必著物。無虛發者。女躍然起曰。報仇正在此時矣。毒龍舊伏於蠡湖。今徙宅於仙穴。乃靈山之最上峯也。當偕子入蜀求之。於是遂歷瞿塘灩澦之險。劍閣夔門之峻。小住成都者匝月。乃抵閬中。登蟠龍山以眺望。見靈山一峯。峭拔干霄漢。氣色葱蔚。下爲神物之所居。女喜曰。在是矣。顧謂士人曰。能從我往乎。士人曰。敢不如命。女畀以革囊。以匕首之半予之。曰。但俟雲雨勃興。雷電激蕩時。望空擲之。無不著手。事急。君可持降魔杵。以自衛。高宣金經。自無虞也。女結束登山。直造其巔。士人從之。但見潭方廣約數百畝。水清徹底。游鱗可數。風水成紋。漣漪蕩漾。女曰。毒龍喜聽樂音。子可吹鐵簫以引之。士人之簫。固神技也。高可遏雲。響可裂帛。精誠所注。金石可泐。始猶按譜依律。抑揚宛轉。三弄之後。極其所長。女瞥覩琴中。有狀若蜴蜥者。點首掉尾。舉止有異。知必毒龍也。急投以定水神鍼。潭水頓涸。丈許。蜴蜥倏變爲巨蛇。須臾。鱗



甲怒張風浪驟作，千百條蛇俱從潭中飛出，圍集女身。女擲劍空際，匕首所及，血雨橫飛。士人亦從旁助之，而天地晝晦，水火風雷一時並至。士人匕首已盡，但危踞石上，執杵誦經。女以胸懸神鏡，諸不敢犯。龍術漸窘，知不能敵，騰升雲際。張爪牙與女鬪，女以降魔杵擲之。中其背，倏忽不見。急以煉影神鏡徧照四方，乃伏在磐石下。起磐石覓之，轉瞬間成一蝦蟆。女恐其再遁，出神鍼刺之，血驟湧。潭爲之溢焉。女以爲己死，喜曰：二十年大仇今日始償，所願矣。忽聞空中有聲曰：女子有志哉，洵可嘉也。仰矚之，則見羽衣星冠，端現雲際，乃真君也。俯謂女曰：毒龍伎倆百出，那得便死。五百年後，仍將出爲人患，不如畀我攜歸，擲鉢下潭，物遽躍入。鉢既收，真君亦隱。女悅，莫釐縹緲之勝，拓地誅茅，有終焉之志。山中人民以女重臨，咸來問好。女卒歲無所經營，而衣食自給。雖與士人爲伉儷，而食宿自別。察之似絕無所染者，羣疑爲非常人。適春間霖霖爲患，浙皖山中各處發蛟，西山巖壑深處，遠近皆聞鼉鳴。山民憂之，徧行搜掘，無所得。一夕雨驟，風狂，山水陡發，雷聲

甫震而蛟出離土已丈餘。女聞趨至，飛劍斬爲二。明日跡之，角首而鱗身，長幾數丈。山中人不至於罹災者，女之力也。一歲患久旱，稻田龜坼，民間祈雨者，斷屠建醮，俱罔效。有時密雲不雨，雷聲隱隱，格不得下。女曰：是必有異。巡行田野，徧察之。見一棺朽露，戶有一小穴，甚滑澤，似有物常出入者。因詢誰氏之柩，則久厝不葬。家已無人，遂告衆啟而觀之。赫然一僵尸，臥其中，徧體綠毛，蓋啟尸已起立。衆懼，郤走。女曰：此旱魃爲厲也。命積薪焚之。甘霖立沛。民間得以補種，雖旱不爲災。某甲家有狐爲祟，驅之益橫，甚至擾及左右鄰居。箱籠無故火出，穢物死鼠，時埋飯甌中。婦女褻物，棄於街道。甲患之，詣龍虎山請天師符，歸家懸之，亦無所畏。意女必有道術，因往哀之，祈其一臨治之。女笑曰：是非我所長也。符籙勅勒，我皆未曉，不將作王道士斬妖，流爲話柄哉。甲再三懇之，不得已遂往。及門，驟有一巨磚飛來，幾中女肩。女怒，擲劍空際，則室中狐鳴已斷。女曰：其害已除，君可高枕而臥矣。女歸，卽有一白鬚老翁，持刺進謁。女以素昧由來異焉，姑延之入，則蒼髯古

貌道氣盎然。謂女曰：同屬元門，何相凌之甚哉！子孫卽有不肖，盍先告我，我自能治之。乃遽以三尺加之。是故哉。子志在報父仇，今我之仇將於誰報？許真君猶我後輩，勿謂子劍甚利，可以妄殺也。女始知爲狐祖，因答曰：子固塗山氏之苗裔也。但當伏處巖穴，遠隔人間，自然與人無患，與世無爭，乃崇擾平民，逞其狡獪，論厥典刑，當居何等？子自謂能治其子孫，則當人家呼籟無門時，何遂聾聵若罔聞知哉？子休矣。毋撻我怒，翁無以對。情志沮喪，倉猝下階，踣地。遽化爲蒼狐，轉瞬已杳。女謂士人曰：此狐按以陰律，罪未至死，我殺之，未免過甚。子可誦心經往生咒，各萬遍，超度之。藉以懺吾過。女以洞庭東西兩山之勝，甲於吳下，謂此間原係福地洞天，天仙之所宅，不謂山中，人塵容俗狀，類皆汨於銅臭，擔販遠方，佳景當前，棄而不顧，絕無樓臺亭榭之勝。泉石花木之幽，競作墳墓，轉爲鬼窟，惜哉！余意湖中當築長堤，如白堤蘇堤故事，連兩山而爲一，中建環橋十有二，以通舟行。瀕湖悉栽荷花菱芡，花時萬頃清香，一堤明月，豈不樂哉！堤上多種垂楊，并松榆梅李。

之屬，以蔭蔽行人。莫釐縹緲之間，築精舍數百椽，爲出世之士，棲真養靜所。女雖有此言，後入峨眉山學道，一去不返，未竟其志。

### 廖劍仙

燕京廖劍仙世家子，少時卽以任俠名。鄰有婦虐其夫者，詬誶百端，夫屏息齧腴，不敢出一詞，率以爲常。一日廖遇其人於途，笑目之曰：君固鬚眉而巾幗者，何無丈夫氣？其人曰：君葫蘆中可有丈夫再造散，賜我服之，以洗此恥。否則請勿言。廖曰：當爲君除卻禍根，豈特不畏而已哉。是夕婦復申申詈夫，猜語哮聲，達於戶外。廖時被酒微酣，聞之怒甚，急袖匕首，拔關遽出，一躍登其屋，復從簷際一躍下。婦方戟指痛罵，霜鋒過處，頭顱已落。其人大驚呼盜，廖已聳身遠去。報官窮緝，莫知主名。以廖有前時戲言，竊竊議之。捕役時闚其門，廖曰：是不可居，跳身出外。窮走萬山中，足爲之齒。偶至一嶺下，有茅舍三四椽，入之，閔無一人。茶竈藥鑪無不具。舍後菜圃數弓，諸蔬悉備。牀下甕中，餘糧充牣。廖意此必清修之窟宅，隱士之幽

居今得而據之。意甚適也。自此獨居山中。饑則食。飽則眠。俗慮全無。幾忘塵世。如是者不知幾春秋。時值深冬。風雪大作。瓊樹瑤花。滿山幾爲銀世界。廖方戴笠荷簔。踏冰渡澗。忽見一白猿跳躍而至。手持一束。見廖卽授之。拱立於旁。廖展開其書云。寂居深山。何以消遣。吾子道念頗堅。終必有成。以子生有俠骨。可學劍仙。特無師授。總難入門。子來。僕可指導一切。今日六出花飛。瓊頭梨花春熟矣。特持一瓢。與子共酌。以永今夕。僕居門徑未悉。可偕白猿同來。廖卽隨猿俱往。踰數嶺。始至碧宇紅墻。有同蘭若。雙扉正對溪流。度略約而過。卽見有二三老猿。躑躅門外。若伺客然。廖至。卽啟門。鞠躬肅客入。將升堂。一老翁降階爲禮。蒼髯皓髮。神采飄逸。坐定。老翁自言程姓。歛人。秦時避難至此。配白猿爲婦。能釀百花酒。服之卻病延年。白猿今已蛻去。老夫頗通猿語。須臾羅列酒漿。陳設蔬果。所奔走使令者。皆猿也。廖飲其酒。芬芳沁齒。胸膈皆爽。酒酣。老翁彈鋏而歌。諸猿曲踊縱躍。作羅刹舞。老翁起立筵前。拔劍旋轉。寒光萬道。目爲之眩。呼令諸猿鬪劍。各舉利刃攢刺。

老翁老翁赤手入其中。轉瞬間。羣猿手內劍盡入老翁手。老翁擲劍於地。顧廖曰。君能之乎。廖曰不能。老翁曰。以君之質。學之十年。可得其半。廖知老翁爲非常人。伏地願拜爲師。老翁乃留廖居其室西偏。凌晨卽起教之。指授不遺餘力。如是者約十年。老翁曰。明日爲君成道之日。如證上乘。則爲劍仙。若遇魔孽障。則僅成劍俠而已。汝當澄心淡慮。勿爲一切所擾。至日。老翁授以雌雄二劍。搏之成丸。塞入廖兩鼻孔中。又破廖背脊。納一匕首。敷之以藥。了無痕跡。老翁命廖跌坐蒲團。曰。至子刻則道成矣。廖依其教。閉目靜坐。一時心中萬念陡起。凡奇形異狀。可怖可驚之事。無不接於目前。廖凝神斂性。兀不爲動。頃刻間。大地山河。忽復明朗。旋於圓光中現一鄰婦。披髮浴血而來。向廖曰。我卽罵夫。亦無殺罪。汝逞一時之忿。使我身首異處。抑何忍哉。自摔其頭。擲於廖前。廖心一悸。忽背上匕首。猝掣空中。有若流星閃電狀。耳畔聞翁語曰。善哉。殺戒不可闕也。圓光中復現一美婦人。霧鬢雲鬟。容華絕代。珊珊至前。向廖再拜而語曰。郎君獨不憶西關阿翠乎。別如許年。

竟爾不相識，抑何薄情。爾其聲嬌婉，入耳蕩心。廖急閉目調息，以心問心，謂世間一切境，悉由幻造。美人見廖不語，即以香頰相偎，喃喃述向日私慕意。口脂之馥，有逾蘭麝。廖心幾動，急自遏制。念此淫娃，壞我大道，盍不殺卻。忽覺鼻中奇癢，一道白光突出。美人已杳，啟眸視之，座下死一九尾狐。老翁曰：子不犯色戒，真俠士也。再修三百年，可成劍仙。請與子別。子自此出山，周遊寰宇，見有同志，可以術授，惟斷不可妄殺一人。廖送辭老翁下嶺，轉至向所居處，則廬舍全無，但見蒼松翳空，黃葉塞徑，行雲舒卷，流水潺湲而已。廖出山後，漸不火食，惟日飲醇酒一杯。旅居漢皋，設帳授徒，陰物色天下士。其地固南北通衢，峨冠博帶者，熙往攘來，日凡數十輩。悉卑鄙齷齪，無一足以當其意者。平居常慨然歎曰：天下之大，何無一人。楚南有左子湘者，亦奇人也。倜儻風流，不拘小節，與廖交最密。昕夕過從，鬪酒聯詩，談兵說劍，無虛日。往往月斜不去，自宵達旦。左有所眷妓曰倩雲，國色也。章臺中推爲巨擘，與左有齒臂盟，所擲纏頭費不貲。擬以三千金爲之脫籍，已有成

約金陵周生。左之友也。偕左作北里游。周志在尋芳。問柳探花。殊少屬意。同至倩雲處。一見悅之。周時以觀察統帶營兵。聲勢烜赫。倩雲雅仰慕之。亦傾心焉。酒座間。色授魂與。密自訂期。周因顛倒失志。幾忘爲左之所歡矣。翌日。周潛往赴約。倩雲待之。倍極殷勤。瓊筵既開。芳情愈密。既醉。遂留宿焉。左知之。私責倩雲負心。周猝從帷中出。揮拳擊左。傷其目。左以力不敵。逸去。蓋周能舉五百斤鐵椎。左右盤旋。神色不變。以勇力聞諸營。周呼鴛母至。立畀五千金。迎倩雲歸爲簾室。僦屋左寓對門。恒令倩雲華粧靚服。乘肩輿游衢市。故使左見之。左憤不能平。商之汪燕山。欲報之。汪謝不敏。汪故多力。然非周匹也。廖以左久不來。往省之。見左目腫赤。異而詢之。左以直告。廖憤然曰。足下何不早言。鼠輩直人頭而畜鳴者耳。何足與友。君自誤矣。彼自負其能。立決之亦易事。然不如使作廢人。受現世報。倩雲君尙欲之否。俾充下陳。日受鞭撻。亦足快君意耳。左唯唯。不知廖將何所作為。明日。忽傳倩雲盜金遠颺。周兩手足無故自墮。有曾爲周生所屈害者。羣稱快事。左陰知



此必廖所施伎倆也。特走告廖，視其曾知之否。廖見左至，謂之曰：君可暫返故山，倩雲已在君家，任君處置。中有萬七千金，可拱揮霍也。左初弗信，及旋果如廖言。於是始知廖爲異人。廖終居九江，以事往南昌，道經鄱陽，時傳湖中有水怪，常與風濤覆行舟。商旅因之有戒心。廖渡湖日，風日晴美，波平若鏡，舟人方相慶，幸越日，狂飈驟起，濁浪排空，奔銀噴雪，勢撼山嶽，有兩蛟夾舟而飛，舟人相顧無人色，謂必葬魚腹矣。廖從容出雙劍，亘若長虹，立斬蛟首，立時風息瀾安，湖水數十里皆赤。自後其患永絕。廖一日偕友行山麓，忽遇雷雨，休於樹下，時電光環掣，若萬道金蛇，雷聲甚怒，屢擊不能下，其友忽見廖鼻中白光飛出，直射林叢，卽有二巨蛇竄伏道左，霹靂大震，驚悸幾殞。及醒，廖謂之曰：此蛇能殃人，我故助天斬之也。廖生平異事甚多，與友絕不輕談劍術，身材猥瑣，容貌亦如常人，人視之，粥粥若無能者。將沒時，晨起見白猿至，歎曰：我其死乎！卽服衣冠危坐堂中，遠矚之，則已體冰氣絕，及殮，有雙劍出自鼻中，直入霄漢而杳，人以爲尸解云。

# ● 元代之劍俠

陳雅仙

姑蘇楊春芳，貧家子也。幼不喜讀，好拳棒，遂精於技擊，以男力聞於鄉里。顧性極兇暴，所爲多不軌。里中無賴，爭來附之。黨羽日衆，乃以賭博爲業。人莫敢撻其鋒。有潘棟臣者，秀士也。妻張氏，色甚艷麗。楊見而悅之，劫以歸。張知不免，投江自盡。順流而下，至外跨塘，爲漁戶所救。因詢其顛末，不勝憤怒，令潘具訴於官。官役畏楊之勢，且懼其衆，均不敢往。漁戶曰：我聞楊某拳勇無敵，且多無賴，數十人往，非其敵也。我有甥女陳雅仙者，素善劍術，若往求之，事必有濟。乃請雅仙。雅仙居於江蘆之曲，臨流作釣。風致嫣然，聞請笑曰：老奴饒舌，不免又須跋涉一次矣。乃穿紅色繡襖，懸兩劍，着小紅靴，候楊至。楊笑曰：誰家少女，豈欲送我作如夫人耶？揮衆來戰。雅仙約退左右，出兩劍，作公孫大娘舞。衆之訇然一聲，春芳跌於地，徒衆四散。雅仙遂命人將春芳擒解到官也。

## 花麗春

不花丞相有愛女曰如玉。綺年玉貌，真神仙中人也。一日有少年揭簾入，笑曰：我胡二郎也。如玉驚懼，胡曰：我與爾原有宿緣，爾何畏也。遂以一手按如玉之胸，一手解其小衣，而逼令交歡。如玉初力掙扎，竟不得動，遂任其狂暴。既而力竭，偃臥。如玉欲起而擒之，若有所縛，不能輾側。天明而去，以告父母，伏甲以伺。夜半甲士有倦意，少年已入室中，姿意淫樂。及操兵而入，乃床中祇有如玉一人仰臥而已。遂共疑是妖，聘術士驅之，迄無效驗。初如玉與將軍花再芳之女麗春甚爲友好，至是如玉以其事甚醜，不敢外揚。故麗春未知之也。一日麗春宮妝懸兩劍往訪如玉，劇談終夜，少年竟不復至。自是如玉遂邀與同宿，連夕晏然，意竊異之。因詢麗春曰：姐曾習有異術乎？麗春曰：否。如玉曰：然則姐懸兩劍何爲？曰：藉以自衛耳。問可告借否？麗春曰：是余隨身所用，他物唯命，堅請之，乃允。曰：此乃雌雄兩劍，我師華山老母受日月之精華，採先天之元氣，煉成此物，能辟邪魅，輕易不肯示人。

既我姐欲之。今暫一相借。乃告辭而去。是夜如玉先藏劍於枕底。至魚更三下。少年昂然入室。解衣脫履。將登床。如玉猝出不意。揮劍擊之。少年驚避不及。倒臥牀下。化爲野狐。不花丞相痛惡欲絕。急命焚棄之。其怪遂絕。

秃秃姑娘

元人尙騎射。好武功。景泰初。有秃秃姑娘者。奇女子也。秃秃姑娘。先世本出蒙古屋。有勇力。能搏猛虎。嘗從大軍征伐緬甸。持雙股劍。騎紅鬃馬。往來飄忽。常者輒死。緬甸畏之。乃設伏而攢殺之。朝廷聞秃秃姑娘戰死。大爲哀悼。輟朝三日。謚曰英烈夫人。於死事處立廟祠之。

雌雄劍

至正間。有道士真本無。文固虛。不知何許人。客戚順王家下。通曉劍術。雖畜之。未始奇也。惟樊口衛君美重之。一日。王遊別院。召一侍。因從容諷曰。方今天下。太平日久。極盛而豐。朝政廢弛。禍在旦夕。大王朝廷懿親。宜陰爲之備。萬一風塵有

警。即便指磨義旂。紆君父之急。使神州光復。爲大元宗英。豈不偉哉。王曰。爾病風狂耶。何出言若是。二人默然而退。曰。豎子不足謀。不去禍且至。於是題詩黃鶴樓而遁。詩曰。芙蓉出匣照寒鏡。上帶仇家血影光。前席早知非聖主。悔將三策說君王。王知而求之。隱矣。未幾亂作。悉如所言。於是陳友諒。明玉珍。皆遣人物色之。不可得。高皇帝旣平天下。四海一家。君美兄君彥。爲西兗丞。因往省之。回途覆于河中。因躑躅路側。覓火燎衣。縱步間。忽二道士前。曰。范叔何一寒如此哉。視之。真文二故人也。告以困苦。二人邀過其家。則青城山也。高牆華屋。深院曲房。蒼頭數人。列侍左右。與君美話舊。歡若平生。因詢其亂中出處。二人曰。自辭黃鶴。卽入黃牛。久隱青城。忽逢青眼。所惜壯心凋落。一事無成。頽仰乾坤。飄飄萍梗。索居閒處。有愧故人。乃與痛飲。酒酣氣豪。議論蠶起。君美曰。二公鍊質名山。猶未能忘情塵世。將不爲修真之累乎。二人大笑曰。循行數輩。儒之士耳。熊經鳥伸。仙之糟粕。吾所謂修真。豈在是哉。因引君美。周視其家。錦綺充盈。金玉山積。各有美人掌之。最後

至一山巖中。有鬪體百枚。二人指曰。此世間不義人也。余得而誅之。君美爲之吐舌。明日大設宴。君美首席。兩美人捧牙盤。盛明珠十。黃金百兩爲壽。君美不敢却。但唯唯謝。於是劇飲大醉。本無賦詩曰。幾年兵火接天涯。白骨叢中度歲華。杜宇有冤能泣血。鄧攸無子可傳家。當時自詫遼東豕。今日翻成井底蛙。一片春光誰是主。野花開滿蒺藜沙。固虛續吟曰。豪傑消磨歎五陵。鬚衝烏帽氣填膺。眼前不是無豪傑。身後何須論廢興。當道有蛇魂已斷。渡江無馬讖難憑。可憐一片中原地。虎嘯龍騰幾戰爭。其詩大抵類此。則其人可想矣。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。乃製喜遷鶯一闋。執杯酌謝於二公。自歌以侑焉。詞曰。乾坤如昨。歎往事淒涼。長才蕭索。景物都非。人民俱換。非是舊時城郭。世事恰如棋子。當局方知難着。勝與敗。似一場春夢。何須驚愕。寥落相見處。萍水異香。爛熳清宵酌。說到英雄。自同夢幻。澀盡劍鋒蓮鏢。看破浮雲變態。休問誰強誰弱。歎惜。這一番歸去。似遼東鶴。明日求歸。二人曰。唐有紅線。今有碧線。當令送君歸也。至則一好女子。年可十七八。

負竹箱。隨真文送君美至道上。顧謂曰。好會難期。請爲起舞。碧線開箱。取白丸四。大如雞卵。乃雌雄劍也。天引而伸之。飛躍上下。須臾。天地晦冥。風雲慘澹。惟於塵埃中。見電光翕歛。交繞互纏。君美股戰。行不成步。回望其居。皆陵谷若星。殊無有路。君美乃氣不得出。目不得合。常若刃在其頸。心膽俱落。舞罷。失二人所在。獨碧線傍立。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。伺夜。握君美手。東南而逝。將三更許。抵家。但見金珠在榻。碧線亡去久矣。

### 道人鍊劍

元時何配耀。湖南長沙人。嘗遊姑蘇。寓虎邱山後古花神廟。廟距山半里許。不時至山閒眺。每見山上遊女如雲。粉白黛綠。豔之內有素妝者。年約廿餘。尤嫵娜異常。何目注神移。女亦微睨。意若有所屬。何益心蕩。尾之。已乘船飛棹而逝。莫可蹤跡。歸寓。心神恍惚。夜不能寐。遂挑燈靜坐。聞叩門聲。詢之。曰。卽日間所遇於虎邱者。知君多情。故私奔以伴幽寂耳。何思偶爾邂逅。胡由知此。度必鬼怪。懼不敢納。

女再三訴陳，情詞纏綿，惻惻動人，何終不答。久之，聲寂，何亦就枕，輾轉之際，疑信參半。甫交睫而麗人至，狎褻備至。及雞三唱，始知爲夢，猶以日之所思，積而爲夢自解。自是無夜不夢，精神日憊，漸不能支。或白晝時來，時去，相與調笑，浸假而如影隨形，不復暫離。百計驅之不去也。忽一道人，形骨立，衣百結，曳屨負劍，經廟門過，何適倚門而立。道人顧何訝曰：「君人也耶？」胡陽氣消盡，與鬼爲鄰耶？何以實告。道人點額曰：「是矣。」解劍授何曰：「持此置牀頭，可除。倘劍鳴，則急持，毋令飛去。何唯受命，視其劍則蒯緜，歸置牀頭，麗人卽不復在側。精神亦覺稍爽。至夜靜，聞簾外有女子聲，歌唱而來。劍忽動，蒯繩倏化爲龍，一線紅光穿簾而出。劍頓爛灼吐光，射人眼，不敢逼視，鏗然有聲，何驚極，不暇持，瞥然飛騰，如疾矢馳去。是夜何得安枕，惟以失劍爲慮。次日，道人至，索劍，何長跪謝罪。道人曰：「此戰國時馮先生劍也，是劍治魔，不可以數計。君今遇魔，故奉以相。但君之魔，以蒯繩縛之足矣。不須斬也。」立門外，以手向空中招之，其劍如鳥飛翔，戛然止前，穢氣撲人。道人曰：



汚我劍矣。又費一番鑄冶也。遂將劍置地上。口中吐火。若水銀瀉地。頃刻。火堆數尺。不可嚮邇。劍固不。劍已如金在冶矣。乃於火中出劍。以拳敲擊之。或於掌上磨礪之。冶已復就。火燉如是者三。視其刃若新發於硯。遂仍吸火入口。須臾火盡。地已焦赤。道人曰。合與君有緣。因來施治。但魔雖去。而心氣已耗散矣。索紙七張。每張上各畫一圈。其大者可徑尺。以次疊小。至如一粒粟。曰。先以大圈粘壁上。終日兀對。令心不出圈外。七日內心氣可足。若功力不懈。七圈皆用。效當自知。言已。負劍去。何如法行之。至四十九日。心地忽然明徹。飄然而去。不知所終。或曰。從道人遊也。

### 頭化清水

元馮先。鄂都人。性慷慨。好劍術。豪俠自居。一日。至華陰。路上逢一道士。言語契合。議論風生。遂訂交焉。談及宇宙間事。氣爲不平。往來旅店。遂同棲止。時店有婦。行止不端。於牆頭梯男子。笑罵謔浪而下。道士笑曰。個人有淫行。須以劍決。馮未及。

答道士已杳。少頃提兩人頭至。腥血模糊。陳於几席。馮曰。殺之是也。君誠劍俠矣。但此兩頭必消却之。經人知而禍不少也。道士曰。是不難。於腰間皮囊中取金丹一粒。嚼而唾之。兩頭化爲清水。道士曰。真武觀前吾舊居也。君至無須問人。大呼支離叟。予卽至矣。別馮西去。馮至真武觀。並無鄰居。亦無僧侶。前有古松一株。大三四圍。黛色參天。筴如龍鱗。試呼之。道士果出。相與笑語。出松子十粒。曰。服之長生。遂去。馮意其仙。欲問道術。追之不及。悵然而返。

乘夜劫獄

河間張氏。大族也。家資豪富。人多垂涎之。有張杰者。爲張氏七世孫。性倜儻。樂與人交。以故鄉里宵小之流。咸乘間結納。冀竊其財。杰茫不自知。一日。有道人登門。索酒食。張命與以百錢。道人弗納。張怒曰。若何爲者。百錢市酒食。尙不足一餐耶。道人笑曰。居士何怒爲。區區百錢。實不足老衲一粟耳。衆皆勸張。弗與之較。竟命與以酒食。道人且飲。且言曰。老衲避世久矣。以居士將遭大禍。不忍緘默。故特以

乞酒食爲由。欲以吉凶見告耳。張復怒曰：「江湖術士，信口開河，無非欲藉此獵食耳。今既得食，請速去。毋多言也。」道人始狂笑別去。不數日，張被人誣爲招納黨羽，謀爲不軌，竟族沒處死。子武以客遊他處獲免。及聞信，急變姓名遠遁。適遇前乞食之道人，武泣求報仇。道人遂攜武往深山中，歷數年之久，授以劍術，技已精熟。道人曰：「可矣。」武涕泣辭去，覓仇家殺戮無遺。事聞於官，嚴捕之。武竟被捉，備受桎梏，將定讞矣。道人知之，大怒曰：「貪官糊塗如是，試問張氏有何大罪，遽遭滅族之禍。今所存者，惟張武一人耳。吾如不救，誰復救之？」遂密至縣衙，乘夜入獄中，劫武去。天曉，宰知之，命役嚴捕。卒杳如黃鶴，而武與道人後均不知所終。於是案懸不結云。

### 堂上擲頭

永僧元時人，李姓，佚其名字里居。少任俠，好擊劍，精兵家言。喪父母，家赤貧。一身之外，蕭然四壁而已。父執張明經，憐而撫之。張有女，曰玉姑，稚讀，穎悟過之。李自

負才氣傲睨一世。顧於玉姑。則傾倒倍至。願拜下風。而玉姑亦雅重李。兩心相印久矣。時有某公子。父官要津。權勢赫赫。傾一時。凌轢里閭。獵貨漁色。虎而冠者也。明經營忤其父。積不相能。李尤薄公子爲人。時負氣折辱之。公子銜焉。思得當以報。會明經病。玉姑侍母往禱於大士庵。公子適遊庵中。遶於庭。目逆而送之。曰。美而艷。吾得是而傍妻之。羣雌粥粥。皆糞土耳。詢知爲明經女。意其貧。可以多金致也。遣媒媼啗之。明經怒。標媼出諸大門之外。媼反命。公子恨益深。顧倉卒間。亦無如何也。李之父執有官於汴者。寓書明經。招李往。李殊戀戀。明經正色曰。男兒志在四方。若豈欲牖下老耶。行矣。無令老夫負若父地下也。玉姑溫順。當以歸子。記取明年黃菊時。爲結褵期耳。李不得已。囊劍束裝。別明經去。臨行。明經餞之。呼玉姑與坐。起把盞。皆淚簌簌下。強謂李曰。阿兄努力前途。勿以老父母及妹爲念。李亦爲之於邑。至汴一年。而父執死於任。爲之扶柩歸里。營葬畢。過歸金陵。比至。則門閭蕭條。已非疇昔。詢之東隣。則云張老爲人誣陷。一月前已捉將官裏去。玉姑

母女上下營救，不得脫。所居宅已入官，頃居土地祠旁草舍中。幸我輩念鄰右情，時周恤之，不然，早輾轉溝壑間矣。李聞語大驚，急往覓，則得之一團瓢中。柴扉半掩，壁欹欲頽，入門則母病榻間。玉姑蓬首垢面，幾不可識。兩目紅腫如桃，李趨至榻，母握李手，一慟而絕。久乃復蘇，嘆曰：汝來何晚耶？李與玉姑亦相向泣下。先是，邑獲劇盜，公子賄之，使誣明經，且曰：汝從我，當脫汝於死。令又受公子賕，遂逮明經，褫衣衿，日施撈掠，兩股肉糜，卒不服。公子又使人諷母曰：明經罪重，非公子無能脫者。媵玉姑，明經免矣。母泣曰：玉姑已字李氏子，義不二夫。且陷父以刳其女，是夫也，禽獸而衣冠者，老嫗恨不能食其肉耳。公子以謀未遂，益賄令而虐明經。李既廉得其情，往視明經，獄卒故識李，且心知明經冤，導入，見明經席地臥，兩股間血肉模糊，息奄奄垂死矣。開目見李，曰：汝來大好，吾命在旦夕，朽骨當累汝矣。此地不可久居，吾死乃亟去之。言已大喘，李曰：余誓當鳴丈冤，明經不言，微搖其首。久之寂然，近視之，已長逝矣。李抱屍大慟，出獄，奔告玉姑母女，女聞信暈絕，徐

蘇乃與玉姑入獄。收殮父屍。喪費無所措。李往來戚友間。僅釀得二十金。草草殯葬而已。既畢葬。母擬挈玉姑詣廣陵依舅。舅賈人也。設肆於廣陵。家小康。李既送其母女往廣陵。舅欲留襄肆中事。李不應。一夕。忽不辭而行。抵金陵。資斧罄絕。日於街頭售技擊劍以餬其口。如是者二月。一日。公子從數騎出城遊獵。李狙伏道左。驟出刺之。洞其胸。斷首而馳。疾如風。羣奴迫之。抵邑署。李直詣堂上。擲首於地。大聲曰。我殺人。律宜死。令大駭。令衆趨縛之。李笑曰。我欲遁者。尙肯自至此耶。從容就縛。令訊其姓名。李曰。殺人者死。絮絮何爲。卒不言。令以證據確鑿。遂定讞。待秋決耳。會洪楊軍至。金陵陷。李得脫縲紲。免大辟。倖也。既出。挾策於洪氏曰。河山腥羶者二百年。光復之機。當在今日。願得精銳五千人。北逐索虜。洪氏壯其言。令爲裨將。顧洪氏既定金陵。氣盈志溢。諸將復相嫉殺。李喟然歎曰。豎奴不足共大事。不去禍且及。乃遜之廣陵。求玉姑母女不得。其舅所居肆。遭兵燹已燼矣。李於是往來江浙。冀遇玉姑。卒無音息。後洪楊亂平。李遂徜徉於名山大川之間。一日。

至杭之靈隱。見寺側有賣果者。往購數文。賣果者熟視李曰。此非玉姑之婿。不告而宵遁者乎。李愕眙。審之。玉姑之舅也。因悉告以別後事。舅亦爲言玉姑母女消息。蓋自失李後。玉姑已必其赴金陵尋仇。去三月無耗。知非吉兆。後舅以販貨赴金陵。聞人言公子爲盜所殺。兇手自首。已定讞矣。還白玉姑。玉姑泣曰。此必夫也。父仇白。殺吾婿矣。後竟以抑鬱病療死。嗣洪楊兵抵廣陵。城破。舅全家被難。玉姑之母亦殲焉。舅子身免禍。流寓於此。賣果以自活。李聞言大痛。繼思數年之頃。滄桑已改。因悟萬念皆空。一身如寄。且玉姑旣死。則來日已無美滿之望。遂入寺。謁方丈祝髮。自號冰僧。嗣雲遊至富春。遂駐錫焉。邑有狂生章某。與僧爲方外交。一夕詣章生。謂曰。我明日當死。願博一醉。爲君述往事。可乎。章曰。人生寄耳。死者歸也。師將遠行。誼當相餞。遂沽酒痛飲。酒次。冰僧爲章道生平。悲壯淋漓。色飛眉舞。天將曙。辭去。日中。章往覘之。已圓寂矣。

邱成

順帝時沿海多盜。有龍桂葆者。嘗奉命出海捕盜。遇一書生。引與共話。頗極淹博。龍因詢以捕盜之策。書生曰。盜可服。不可捕。否則必無倖。龍曰。何以知之。書生曰。君知盜中有邱成其人乎。卽某是也。因起立船首。揮舞佩劍。光激水面。宛若萬道金蛇。曲曲流動。俄而簫籥一聲。海舟蟻集。邱成一躍下舟。鼓掌笑曰。盜不可捕也。遂揚帆而去。瞬已不見。於是桂葆乃不敢復言捕盜矣。

江都生

江都生豪放不羈。應試金陵。夜泊秦淮。繁星麗天。金波碎月。忽動游興。因令一僕擔囊負劍。離伴獨行。至一古廟旁。其地素有鬼魅。忽見一白衣女子。步行月下。飄忽無定。僕指曰。鬼也。生叱其妄。行漸近。乃一十七八之少女。凝睇微笑。生知是鬼。挺劍擊之。應手而滅。後亦無他。

俠史氏曰。見怪不怪。其怪自敗。其生之謂



元虛子不知其何許人也。以其行入玄虛，鬼神莫測。因遂名之曰玄虛子也。順帝時，海內騷然，羣雄並起。有翁者，率家人避居山間。其僕窺其多金，將置毒於飯而殺之。翁將食，忽聞空中有人曰：「飯中有毒，不可食。」僕欲有言，雙膝忽然下屈。空中復叱曰：「我玄虛子也。宜速自陳，否則當飲我劍。」僕乃自言曰：「偶窺多金，遂萌毒念，乃下毒於飯，實欲以害主人也。」空中復叱曰：「飯中既置有毒藥，何不白食。」僕泣不可仰。翁乃代爲懇求。玄虛子曰：「賊子宜速遣去，吾亦從此去矣。」遂寂然無聲。

### 少年賊

汪客者，販繒爲業，嘗挾重資，給伴赴山東。路經徐淮間，有少年來乞與同行。汪許之。與語亦殊雋雅，因甚喜之。一日，車去徐州外三十里，田中高梁已長，天垂暮矣。衆有懼色。少年扣角而歌，歌聲曼麗，亦殊悅耳。忽有一俠士，自青紗幘中一躍而出，揮利劍徑斷少年首。笑曰：「賊奴敢欺負乃公耶。」衆視其人，鬚髮蜩結，目灼灼有光，皆駭愕結舌曰：「賊！賊！」俠士笑曰：「我非賊，賊將殺君，而君等不悟，乃反以我

爲賊耶。須知彼少年者，乃真賊也。彼之扣角而歌者，卽所以呼應於黨人也。今賊將鬻至，請更看余殺賊。旣而天漸昏黑，俠士乃命衆，且暫止於大樹下，喘息少定。賊果大至，環攻俠士。一賊持大扑刀，猛斫而進，曰：若殺我弟，我今亦殺汝。以復弟仇。俠士不語，但揮劍擊之。賊衆盡靡，未幾賊得援應，仍復大至，發矢環攻。客揮劍應敵，呼呼風生，箭如雨，遂殺數賊。餘復死戰，俠士怒，大吼一聲，劍法變易，若旋風之捲地，人頭滾滾，頃刻盡斃。諸客相顧失色，噤不能聲。俠士乃從容收劍而笑曰：大丈夫得志，當縱橫四海，爲生民除暴去惡，造幸福耳。衆皆羅拜，叩求姓氏。俠士笑曰：人生天地，猶白駒過隙耳。何勞動問。奮衣一躍，不知所往。

鄒倩倩

衡陽傅鵬九，嘗因事至桂林，跋涉山嶺，頗形勞頓。一日，夕陽啣山，崗嶺四合，四望無人，居正徬徨間，條有一獸，金睛鋸齒，自林中躍出，迎面而立，勢將搏噬，無可逃匿。歛有一女子飛騎來，緊衣窄袖，腰弓挾矢，持利劍，卽馬上迎擊巨獸。巨獸驚逸。

女逐之。飛騎而去。傅乃控轡疾馳。行數十里。始抵一村莊。叩門求宿。一女子出應客。延入廳事。室中多女子。中一緊衣女。卽頃所見之。持劍逐獸者。傅甚訝之。俄聞環佩聲。臻然一少女華麗裝出見。貌豔麗若天人。傅卽趨前拜見。女子亦答拜。因互詢邦族。女子自云鄒姓。小字倩倩。父母雙亡。終鮮兄弟。幸見君子。實所快心。乃命治餐。備極豐盛。初傅與里中惡少有隙。惡少賄於官。官捕傅急。傅乃出亡。至是傅乃以此告之。女郎卽顧緊衣驅獸之女子曰。櫻桃。汝能了此否。櫻桃微諾。頃之劍聲映然。已飛簷而出。約一時許。櫻桃翩然下。反命曰。已畢之矣。未幾晨雞動野。斜月西流。傅起告辭。女命諸女送出門外。珍重而別。鵬九旣抵桂林。卽謁其叔萬里。萬里時爲典獄官。息甚微薄。鵬九未便久居。乃復控騎返。至中途。倩倩已使人迎候於門。互道契闊。鵬九見倩倩婉麗綽約。頗有求婚之意。倩倩知其意。笑令置酒。傅量殊薄。酒數巡後。已玉山頽倒矣。比醒覺。蘭麝香濃。流蘇帳暖。視枕畔一女子。烏雲斜鞞。星眼微凝。乃櫻桃也。遂亂之。及晨起。共理裝。互詢夜來所以。櫻桃曰。

妾雖下賤亦頗知禮。因奉小姐之命不敢不遵。目下中原多故。真主已生。行將與郎君馳騁江淮。保扶真主。驅盡韃虜。爲生民造福也。繾綣月餘。遂聯鑣北上。抵衡陽。聞惡少與縣官均已被殺。按其時日。卽當日投宿之夕也。始悟櫻桃所爲。心甚感之。一日傳視櫻桃腰下。懸一繡囊。啟視之。乃一小劍也。劍光閃爍。吹毛可斷。試擲之。卽躍然飛窗而出。櫻桃隨以手招之。劍卽墜下。曰。此袁公之術也。傳請求益櫻桃許之。於是傳亦時爲人旁雪不平。驅滅鬼邪矣。某晨傳與櫻桃憑欄遠眺。見一飛燕啣書而入。櫻桃笑曰。素姐來矣。燕子瞬息不見。一侍婢年可十六七。乃小素也。櫻桃遂折讀來書。乃倩倩之信也。中略云……牛郎已驅逐韃奴。今江淮間方多事。可助其一臂之力也……傳慮途遠難至。櫻桃隨剪白紙衛各一。牽令騎坐。傳視兩衛雄壯高駿。迥非凡馬所及。乃乘騎之。駭躍超驤。瞬息千里。俄而已抵豫章。時陳友諒雄據鄱陽。舟師雲屯。傳助明祖破其衆。後以功封英國公。世襲其爵。傳念倩倩之德。每歲時輒夫妻同往省視也。

## 李四娘

李四娘西蜀人，自幼得奇授以劍術，既成，飛行絕跡，隱顯通神，能以寸鐵殺人於百步之外。有時在闌闌中，託業爲女妓，日與貴遊子弟狎，人但見其旖旎風流，而不知花月其容，冰雪其操也。同里有傅公子者，丰度瀟灑，髣髴張緒當年，閨閣名媛，願爲夫子妾者無數，生俱土苴視之，獨於女也，愛之尤欲得之，以供捧硯役。女亦兩心相印，願女之應客招也，惟侑酒持觴政而已，從不輕薦枕席。生每於宵闌酒罷之餘，輒託故徘徊，冀女留髡以送客，女必再三促之歸。九迷洞裏，未許一問律焉，生輒以爲憾事。一夕，女小病，早睡，斜背銀釭，擁交紅之被，撥活翠之爐，支頤不語，正涉遐思，生方自赴讎回，排闥直入，女驚問伊誰，生曰：特來共作神鷄之夢耳。女曰：生平不耐與人同睡，君真欲借榻，請眠余左，同衾各夢何如？生笑應之，解帶登牀，轉側不能成寐，視女垂眸調息，已入睡鄉，微近之，覺吹氣如蘭，香透肺腑，心爲大動，遽代之緩結束，肌膚滑膩，拊不留手，偶觸其乳，有若豆蔻含苞，玉峯

高並正欲騰身而上，忽見帳後火起，赤燄成毬，已及帷褥。生急推女，女睡殊酣，若罔聞知。生不能顧，披衣靸履，拔關遽奔。則門外救火者已盈集，見生形狀匆迫，以爲搶火賊，羣趨逐之。生固素習拳棒，一躍上屋，從屋巔偃偻而行。經一巨宅，時天色乍涼，月色微明，宅中人俱未眠，忽聞牆外犬聲如豹，急出觀之，瞥見屋上黑影，如人指視所集，生不能隱，遽從屋脊墜下，傷其股。巨宅主人姓馬，名亦昭，字式明。學問淵深，操履清潔，爲鄉里所嚴憚，羣稱之曰馬二先生。有子二人，俱登賢書。長曰伯詵，次曰仲談，皆深通經史，工詩詞。當時見所墜之人，並不相識，而生之從昆弟，固嘗受業於二先生門下，生素稱私淑，遂以小門生禮見，匍匐階下。二先生斥不爲禮，遣人負而歸諸其家。翌日，生往偵女，舍固無恙，鄰右亦從無失火事。由是奇之，女劍俠之名，漸聞遠近。同時有何家女子，字蘭仙，貌更妖嬈，性尤淫蕩。平日喜曳綠絲履，當凌波微步之時，婀娜可憐。人呼爲綠荷花。又以其宛轉能言，亦曰綠鸚哥。蘭仙雖不知劍術，而眉目間繞有英爽氣，與女往來莫逆。女密授以璇闈

秘戲法遂工。內媚一時登徒子趨之者如鶩。滇南倪蕙迂劍客也。其弟子雲伯與蘭仙狎。脫陽而死。倪曰：是不可不報。當運慧劍以斬之。蘭仙聞之懼。避匿女室。夜半有光如白練穿窗直入。然有聲。女劍亦裂匣出。兩相搏擊。由室而庭。由庭而霄漢。天矯空際。有若雙龍。俄而劍客知不敵。遁去。劍客之師許旌陽真君也。曩已拔宅飛升。注名於真靈位業圖中。結茅崑崙山巔。養和頤素。攝氣鍊神。久不履塵世。劍客特負氣往求之。真君曰：此女與汝有前緣。余當以理諭之。令其前來伏罪。乃作尺一書。命劍客往投之。書至。女已前知。謂蘭仙曰：人固有一死。死或重於泰山。或輕於鴻毛。亦視其所死何如耳。子苟能捨此一身。除暴救民。則盛烈垂當時。芳名流後世。豈不善哉。蘭仙愕然。弗解所謂。女乃出書示之。其言曰：俠美德也。妓惡業也。舍至美而趨至惡。君子弗爲也。欲成天仙者。當積三千功。子旣墮落。宜先懺悔。鄱陽湖中現有一鼃一鼈。已成妖異。每出則鼃先而鼈後。輿波湧浪。吐霧駕雲。恆傾覆舟楫。爲行旅患。子其往平之。俾民慶安瀾。人歌坦道。功德無量。倘或不

勝我來助汝。女謂蘭仙曰。吾聞鄱陽湖中。鼉巨於七石瓠。鼉大於徑丈箕。隨波出沒。載沈載浮。偶或昂首奮足。則雪浪山奔。銀濤壁立。檣傾楫摧。無得免者。鄱陽水神。無如之何。及與之聯譜訂交。兄鼉而弟鼉。今我將持劍往斬之。子能從我乎。鼉之性甚淫。今因尙未破色戒。故其力頗巨。其術尙神。彼已鍊有赤珠。吐之光芒。可燭百里。能與劍敵。欲破其術。須子裸體投入水中。以人道媚之。子具有容成秘授。必能壞其真道。至極樂際。彼必吐珠玩弄。子可亟吞遠遁。彼若逐子。我自來相援。捨身救世。成無上功。正在今日。蘭仙聞言。殼棘不能語。久之。乃曰。我一死何足惜。特與鼉鼉爲偶。此生平所未經也。况余素處深閨。未習泅水。安能狎洪濤而不驚。履駭浪。其如夷哉。女曰。子苟願往。愚姊自當善爲處置。彼鼉鼉既具絕大神通。自能幻作人形。恐子見此翩翩美少年。將歎暱之不暇。不忍下此毒手也。蘭仙曰。妹雖身無仙骨。胸有俠腸。斬此么麼。俾萬衆得免斯害。固余之素志也。遂與女偕行。有知其事者。俱白衣冠送之。既至潯陽江上。蘭仙買艤。舳巨艦。特張盛筵爲大



會招所狎諸少年畢至。搃戰飛觴。拈花擊鼓。倍極其樂。酒酣。蘭仙徧斟諸少年。至已則連舉三巨觥。彈筚篥。歌曰。翻洪濤兮走白日。接地愁雲慘無色。白日匿。龍兄出。洪濤摧。鼉弟來。龍先鼉。後聲喧。旆舟行頃刻。罹凶災。我爲此事心鬱勃。倚天長劍試無術。三尺霜鋒輕一擲。浩蕩青天飛霹靂。湖波瀰渺兮。龍鼉之所居。吾願救民兮。捨此微軀。功成名立兮。歸我之故廬。歌聲激越。將畢。君絃爲之中絕。咸以爲不祥。而蘭仙自若也。女聞歌。爲慷慨泣數行下。抵鄱陽。日已暮。適遇大風。衆舟停橈不發。女於蘭仙胸背徧施符籙。置黃紙篆文於髮際。囑曰。當寶之勿失。事急可向空擲之。自能騰身出波際。蘭仙相衣盡褪。皓體畢呈。玉媚雪妍。殆無其比。鸞身一躍入湖。萬目共覩。須臾波浪洶湧。高騰數丈。至女舟卽沒。女按劍危坐。天甫明。見蘭仙探首出水面。急援之上。口吐赤珠。畀女曰。幸不辱命。然余憊甚矣。恐不能生。死卽葬我於浣花草堂之側。表曰。奇女子。蘭仙之墓足矣。言訖。氣遂絕。女方悲惋不勝。而龍鼉已追蹤至矣。挾女舟而飛。勢將傾覆。女投以劍。初不甚懼。遽與

劍鬪。劍盤旋空中不得下。龍欺女弱。以背負女舟。舟壞女溺。急取雙帕踏之。龍奮其利喙。嚙女後踵。女連發九九彈之。龍張口吞之盡。乃悠然而逝。迴視龍猶死鬪不休。亦發九九。一中其目。劍驟下。自口貫腹而出。血溢湖中。水爲之赤。龍尙崛強。意欲乘雲飛去。忽空中墜下七寸許匕首。精瑩若霜雪。逕斫龍首。女仰視之。羽衣雲冠。飄然若仙。知爲許真君也。稽首頂禮。願皈依作弟子。真君曰。汝尙有三十年塵緣未盡。劍客倪生。卽汝夫也。盍歸結良姻。汝其勉厥清修。勿墮淨業。頃刻間。冉冉入雲。不知所往。女再拜受命。仍還蜀中。倪生已待之於成都市上。卽以所寶青鏐古劍爲聘禮。女亦報以純鉤。周秦時物也。旣婚。伉儷頗篤。一日。偶傳邊境匪亂。當事者延倪往勦。女請同行。許之。連夜入賊巢。斬其渠魁。副酋先幾知備。跳身逸去。行至深山中。首無故墮地。衆洵懼。遂星散。倪與女凱旋。宿於山城驛。忽若身在里中時。傅公子來訪。玉貌仍如舊日。開樽翦燭。情話纏綿。旣而窗外雨聲甚惡。傅不能歸。遂留宿焉。拂枕薦寢。繾綣倍至。傅忽謂女曰。阿卿何前時待我之薄。而今

日酬余之厚也。世間一切因緣，皆從報應來。勿謂逞其智巧機械，遂可免於一時也。女於言下不禁恍然，別有領會。及覺，乃華胥一夢也。自此恍若有悟，偕倪入山修道，不知所終。

### ●明代之劍俠上

毛生

前明熹廟時，天下多故，盜賊充斥，錦帆綠林之徒，所在多有。洪州數舉子入都，挾資頗重，道淮徐之間。一少年來附舟，叩其所自，自云施姓，蓋亦應春官試者，爲獨行恐盜故來。語作吳音，窺其行李衣冠，似乎烏衣子弟。旣入舟，取笥中佳茗煎以江水，遍飲同袍，俊語名談，傾一座，衆皆悅之，以爲良友。恐不得當也，已而江岸夕陽，亂流明滅，孤舟泊蘆葦中。少年進曰：江天暑景殊佳，某有短笛，願爲諸君一奏。遂擗管倚篷吹之，悠揚數弄，直使魚龍驚飛，蟾兔欲躍。衆擊節曰：桓伊李牟，今復生矣。語未畢，忽一豪客躍入舟中，持一鐵柄傘，奮擊少年墮水死。呵曰：忤奴不乞

食村落。來此奚爲。衆視其人。形容怪偉。鬚髮林林如堅戟。皆駭極仆跌。結舌重呼曰。賊賊。客曰。公等非赴試者耶。曰。然。有重資耶。曰。有之。願獻賊。賊毋殺我。客笑曰。余不殺賊。賊真且殺公。適吹笛號衆者是也。衆皆起謝。客曰。賊衆且悍。夜將報余。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。無患也。不畏者留。更看余殺賊。於是去者半。留者半。客戒留者先寢。聞呼卽起視。自引酒狂飲。連飛數十觥。不醉。飲罷。取鐵柄傘。枕之臥。齶聲如雷霆。衆假寐俟之。夜半。忽聞客呼曰。賊至矣。挾傘踞船頭。時月黑星繁。微辨人影。一賊持刀奔客曰。若殺吾弟。我今取若頭。客不答。卽舉傘格之。賊應手而仆。刀槩環進。客從容揮傘。呼呼作風聲。與蘆葦瑟瑟相應。賊左右撲刺落水。餘賊奔逃。客已奪得賊弓矢。連發射之。盡斃。觀者股栗。汗流浹衣裾。客忽挾傘入艙坐。神氣灑然。衆酌酒勞客。復飛數十觥。掀髯謂衆曰。公等窮年咕嗶。足蹤不出三里外。豈知世路之嶮巖哉。衆唯唯。又曰。家求才待用。自維有其才。則應京兆之試。苟平平甯坐牀頭。弄稚子。無以父母之身。輕飭虎狼之口也。今第行無

畏衆羅拜曰。向者不敢啟問。今將軍活我恩厚矣。願聞姓名以圖報效。客悉扶之起。舉傘扣舷曰。余亦非將。亦無姓名。亦不望報。吾去矣。一躍而逝。既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。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。復能識丁字。真異人也。趨前問無恙。客睨視若不相識。亦不答。卽入號熟寢。窺其舍。鐵硯。班管各一。別無長物。初不敢呼問。客直睡一晝夜。不少寤。次日午晌。舉子文已畢。將繕寫。心德客慮其沉睡。將不克終卷。欲以己餘勇賈之。遂呼客。客大恚曰。豎子敗吾事。斷送解元矣。舉子踧踖不知所對。既而客嘆曰。毛生毛生。豈非命也。夫千金之璧。當首貢王廷。安能隨行逐隊。自居牛後。爲渴睡漢。擲揄哉。今以吾文與公。可獲亞名。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。索紙書之。風行海湧。三藝立成。擲書舉子之前曰。吾去矣。卽挾空卷投有司。稱疾而去。舉子閱其文。允稱傑構。書法亦矯健非凡。贊歎不已。因棄已作書。客文以進。果成進士第二名。

又一虬髯

明成祖文皇帝既有天下。惡靖難諸忠。戮及十族。薄海疑懼。盜賊蜂起。帝竊患之。嘗密使爪士偵察四方。又手詔疆臣。隨時勦撫兼施。並許便宜行事。其英謀睿斷。多史冊所未載。兒時聞野老言。帝初定鼎燕京。山東巡撫某公。入覲陛辭。帝賜畫一幅。某公旋任展視之。見所畫大海汪洋。重巒疊嶽。中有樓閣。似是宮殿。並無題詠款識。公朝夕思索畫意。忽然有悟。磨下某游擊。短小精悍。素極機警。公召至。屏去左右。出另紙做畫一幀授之。曰。此中有綠林之豪。訪之最確。汝其爲我生致之。宜秘宜速。功成不吝厚賞。不則勿歸也。某公素嚴。某不敢辭。買買然袖畫歸。泣別妻子。至登萊。子身浮海。聽其所之。值颶風漂舟。次一山下。舍舟裹糧上山。欲窮其境。經旬見前山樹木陰翳中。隱隱有樓閣。形勢與畫略肖。疾行十餘里。至其處。見宮殿一所。巍然類王者居。門外白石鋪地。潔無纖塵。壯夫百數十人。超距擊刺。氣象雄猛。見某。叱問何來。內一人曰。勿多言。第拘某。請夫人處分。遂以索反接其手。驅入四重門內。繫諸檐楹。某惴惴不知何處。自身死異域。卽亦不畏。俄聞呵殿。

聲傳言夫人陞殿。命將某帶進問話。又入一重門。見大殿左右武夫數十人。皆躬擐甲冑。佩刀劍。屏息侍立。坐一女子。年二十以來。珠冠繡袍。顏色姣豔。叱問何物奸宄。敢犯祕境。汝有幾首。不畏死耶。某伏地泣陳。身係客商。遭風覆舟。無意誤犯罪。該萬死。女子又問邦族。某謂晉產。女子喜曰。我亦晉產。與汝有桑梓之誼。合是天意。命左右釋其縛。並令更衣授食。在此少住。俟主人翁來。籌送汝歸。某頓首謝。左右導至客房。供給精美。惟見諸人行蹤詭秘。無從詰其端緒。時切憂疑。吉凶不能自決。一夜漏二下。將就枕。忽兩婢秉燭叩門。傳夫人命。召某入內室。見夫人頻蹙危坐。某屈膝欲拜。夫人急止之。並賜隅坐。夫人問曰。汝知此爲何地。此間主人翁爲何如人耶。某對曰。不知。夫人曰。主人某甲。固海盜之魁也。此山名有外山。人民多穴居。房舍甚少。物產豐饒。家給戶足。向無統屬。主人翁近以威脅之。令歲供賦稅。此山縱橫四萬餘里。主人宮室。凡三十二處。每處或歲一二至。或間歲一至。主人初號有外山主。近號有外山王。其人孔武有力。日可行二千餘里。明能察

遠身不在此。此間事纖末俱知。卽君此來。當已備悉。因問某究爲何事。質言勿隱。某窺夫人意不惡。遂以直告。夫人歎曰。我家大同城內。父富有鉅萬。以春日郊遊。被主人飛刼至此。今已二十有七。已閱十一寒暑矣。他日君歸。能爲寄語父母。感且沒齒。某起立曰。倘託夫人福庇。萬一生還。敢不如命。夫人曰。主人去此年餘。嘿計旦夕且至。汝見時須道其實。主人尙質。稍涉虛言。恐察及隱情。則齏粉矣。切記勿忘。囑畢。仍命前婢送某歸寢。亡何西南風大作。聞衆譁言大王行且至矣。蓋某甲製鐵甲一領。能避五兵。上綴鐵鈴一百八顆。名曰鐵鈴甲。每披甲順風凌空行。五十里卽聞其聲。使人預知有備。鈴顆重一十二兩。摘鈴以擊人。百步之外。百不失一。亦絕技也。時天色微曛。新月東上。某伏暗地窺之。見鋪氈張幔。列燈燦燭。夫人華粧。率衆環跪門外。但聞空際鈴聲琅琅。自遠漸近。約二刻許。一莽男子自空而下。紫面虬髯。虎目烏喙。脫去鐵甲。內着繡補。足着吉莫靴。仗劍昂然視衆。略一點首。夫人率衆環拜。歡呼擁簇入門。殿上鼓樂鏗鏘。肆筵設席。某甲上坐。夫人



踞進三爵。起坐左側侍飲。少選。庖人進蒸豚。甲拔佩劍。嚙切大嚼。徐問別後事。夫人唯唯以對。又問有遠人來未。夫人謂某月日。有某至此。甲笑謂我固早料及之。即命某來問話。某至。但長揖不跪。甲問汝居何官。某憶夫人所囑。直答曰。忝官遊擊。殊不稱職。又問汝來何爲也。曰。巡按某公。慕大王威名。欲一望見顏色。故使末將爲致殷情。甲冷笑曰。此燕藩之命。某公焉足知我。某曰。末將實奉某公令。不知其他。甲曰。汝膽亦非小弱。居然不遠而至。豈爲我劍不利耶。某對曰。某公將令森嚴。大王所知也。明知違令死。奉令而遠犯虎威亦死。等死也。違令其死速。奉令而乞憐於大王。倘憐末將之死。肯賜一行。以大王神威。行止可以自由。某公乃將奈之何。且大王若去。某公方將結納之不暇。豈敢有他圖哉。果爾則大王不過一舉趾。而末將即可因之不死。他日餘生。皆出大王之賜矣。惟大王憐之。甲沈思久之。曰。汝且退。容細思之。某拜謝而出。甲亦罷席。越數月。某見甲曾不述及前事。亦不敢促迫。思耐候之。一日忽聞甲大譙賓客。爲某祖餞。某竊自慶。頃之使者來召。某

喜從而去。某甲冠服立階。某至笑執其手。迎入大殿。殿中凡設數十席。所謂三十二夫人及部下謀士武夫。濟濟畢集。甲一一指導姓名。某俱與爲禮。中一席某坐客位。甲坐主位。餘席按班環坐。甲飛三巨觥謂某曰。今日爲君祖餞。須滿引勿辭。某稱謝立飲。亦飛三巨觥相酬。甲飲訖。乃掀髯謂衆曰。我忝據此山。十餘年矣。本期與爾曹共圖大事。今燕藩部署粗定。已洞悉我底蘊。我復何望。茲某巡撫使某來通殷情。是必燕藩之所指授。已許同某一行。我其不歸也。夫人及衆聞之。皆掩面而泣。僉曰。大王何出此言。以大王神威。卽永據此山。亦可優遊自適。何必以千金之軀。遠涉險阻也。甲曰。我意已決。業許之矣。爾曹毋得多言。惟與爾曹約。此去如某巡撫執禮甚恭。則已。不然。我匝月必歸。再作別計。或未知鹿死誰手。如匝月不歸。諸夫人等俱聽自便。所有子女玉帛。爾曹可瓜分之。或入海。或入山。各自爲計。慎勿繫念瞻顧。徒自取苦也。衆嘿嘿相視。置一詞。俱飲不盡歡而散。越日。甲召某登舟。並戒衆勿送。比至舟中。則大同之夫人在焉。甲指謂某曰。是與君同

鄉煩爲寄語其父母。好爲安置。渠所攜金玉珠寶。一生喫着不盡。某姑漫應之。問甲共有幾子。甲謂諸夫人。生而不育。今有娠者尙八人。然我躬不閱。遑恤我後。君亦何必多問也。某深歎其豁達。於是相與沿途共覽山川形勢。甲喟然歎曰。實不相欺。我初據此山。聞燕藩抗命。屢欲興一旅之師。前往問罪。旣思故主出亡。神器有主。一家之物。仍歸一家。天命有歸。豈人力所可爭哉。及將至登萊。乃謂某曰。計日達岸。煩君先馳報巡撫某公。須從我三事。可則行。否則止。某請其說。則曰。我登岸後。某公須率所屬文武。郊迎於五十里外。一我此去。卽於巡撫署栖止。進署時。我乘輿。某公騎馬作先導。洞開重門。由中道直入宅門。一飲食務極豐腆。每日須擇好梨園演劇侑觴。所須犒賞。不得少缺。祇此三事。可則行。否則止。某曰。諾。達岸卽先馳報。尋復命曰。某公聞大王至大喜。所約三事。無不惟命是聽。進署後。某公果執禮甚恭。曲盡綢繆。甫匝月。甲忽謂某公曰。聞諸公子極佳。願請一見。公卽令六子出拜。甲一一相之。曰。某清貴。某方面。某民社。某部曹。某卿貳。惟四公子頭

角崢嶸。勛業在公之上。指所佩劍曰。此出自吳大帝冢中。當日六劍之一。所謂流星者是也。當以相贈。公爲稱謝。甲笑爲四公子曰。今夜與老夫抵足如何。公笑曰。童子何知。合當遣事長者。是夕果使同寢。平明。甲起喚四公子曰。爲吾謝而翁。吾事畢矣。拔所佩劍曰。請以相贈。遂自刎而死。撒手以劍授公子。頭雖斷而身僵立不仆。四公子大駭。趨以告公。公喜以禮殮殮之。其實入告。帝大喜。爵某公以國公。某遊擊超擢總戎。並予伯爵。大同夫人。以父母命歸某遊擊。封夫人。後四公子由詞館出入將相。以征虜功封爵國公。餘公子所官亦俱如甲言。

海外王

吳江徐某。邑諸生。以善醫名。廣交遊。與劍客往還。海外諸島。爲劍客所駐跡者。徐常接濟之。其事雖家人莫覺也。有周生者。與之友善。周故寒士。託謀館地。徐力任之。歲暮。周往探問。徐曰。有一處。欲延師。修資頗。惟道路太遠。恐君憚於行耳。問何所。云去乍浦數里。周曰。若是。亦未爲遠也。乃議歲修二百金。以百金爲聘。周大

喜過望。歸語其妻。意殊自得。明春徐來云。彼處乏人相邀。僕當伴君行。同至乍浦。見一巨舸。艤而待。徐曰。此是也。相與登巨舟。帆挂。舟中窗戶盡閉。但聞風濤洶湧。周有懼色。徐曰。毋怖。略渡海角。卽至矣。周曰。與君相識已久。不聞有海外交。徐笑曰。僕相知滿天下。子井底蛙。所見者止方寸地耳。少頃。落帆。云已至。推蓬出視。則羣峰秀峙。人跡杳然。屈曲行數里。見雕甍插天。飛檐突兀。獸環鼎閤。儼然巨家也。聞者見徐與客至。曰。先生來乎。曰。來矣。乃延客入。一少年出拜。年十六七。執弟子禮甚恭。導入書室。圖史滿几。彝鼎雜陳。枕簟屏帷。俱色色精潔。周請見主人翁。辭以疾。次日。徐來告別。曰。安居此。君家有僕經理。無煩內顧憂也。周唯唯。視徒所習經書以外。史漢八大家文。及唐宋人詩集。無帖括。問何不習舉業。曰。家君謂學問不在是。且無志進取。故弗習爾。館中供役止一僮。掌戶鑰。居半載。閉置殊苦。會徒有疾。數日不出。周謂僮曰。來此未嘗一出戶庭。令人悶欲死。今乘暇一覽山景。何如。僮曰。恐主人覺。獲咎匪淺。周固相懇。僮乃啟側扉。指示山徑。且戒曰。稍出卽

歸。毋遠去。恐爲所覺也。周諾之。信步而行。岡嶺環繞。林箐叢深。愛其幽闐。忘路遠近。至山後。忽然聞金鼓聲。忽見將臺高挿雲際。中坐一人。若王者狀。旁一人手執令字旗。旗影招搖。海面千艘翔聚。戈盾並舉。共相擊刺。細視上坐者。卽徐某也。周大驚。蛇行而歸。戒僮勿洩。越數日。託言思鄉甚切。亟欲旋里。徒挽留備至。堅執不允。乃送之歸。徐聞其來。詢其故。曰。離家遠。往返不便。且書室終日健閉。如坐牢獄。不可耐。故辭而歸耳。徐默然而已。後數年。周飲於徐室。兩人俱被酒。徐自歎懷才未遇。功名不顯於時。徒鬱鬱以衿終爾。周笑曰。君雖未見用中國。爲扶餘王於海外。亦可謂伸其志矣。某雖不敏。願附驥後。徐聞而色變。遽起入內。須臾復出。勸客。庖人進魚膾。周啜飲而甘之。盡半器。歸至家。腹痛欲裂。知爲徐所毒。乃以前事告其妻。呼號而卒。妻至徐家。白夫死狀。將鳴於官。徐賄以千金而寢其事。

絳幘生

廬州武弁某。智而俠。道遇不平。不惜殉以白刃。以角巾愛着絳色。人多戲以絳幘

生呼之。嘗夏日有事六安。兼道失路。乘月策馬夜行。忽陰雲驟合。暴雨如注。無可棲止。道旁有叢厝。繫馬倚壁。側身入避。俄雨少霽。聞對面厝室內。窸窣有聲。見一人自內探首出。披髮袒臂。手持一碗。承簷漏而飲之。電光閃爍。諦審是女子。某素豪於膽。悄拔劍趨往。以究其實。女見某返身欲遁。某急撩其髮。叱曰。汝大耶。鬼耶。可速說。免屈污我寶劍也。女戰慄答曰。是人。某問在此何故。女初靦腆不肯言。研詰不已。始知爲某生篋室某姬也。姬固滁州人。生而失母。父瞽。精於星命。某生秋試過金陵。見滌姬悅其色。託人謀爲小星。父雅不欲。姬讀父書。亦知命學。自推命薄。聞生爲世家子。自請於父。願屈身爲副室。生感其意。益喜。遽出重金饜其父。乃許之。既携姬歸。竟不爲大婦所容。頓受凌辱。年餘不使當夕。奴婢蓄之。三日前以掠鬢失意。已痛撻無算。生坐視嘿歎。而無可如何。姬屢蓄死念。試以金錢自卜。遇遞之垢。其言曰。堅冰泮春。陌路逢親。卵完石碎。替舊更新。詳玩繇詞。生機未絕。姑忍耐以待。是日早起。侍大婦曉粧。袖誤拂玉釵墮地。折之。大婦怒甚。謂釵爲父命。

贈嫁物。終身吉凶。皆兆於此。姬故意斷之。使己不利。乃撮髮令跪。裸而鞭之。怒猶未息。乃與姬約。日內不如式以償。誓不兩立。姬懼逃匿厝室。不圖與某弁遇。某勸還家。姬不肯。因備訴嫡悍妒狀。且示之臂。固無完膚。某義忿填膺。願與姬締爲兄妹。授以計。令仍藏厝室。天明。某跨馬特往生家。謂奉父命遠來省妹。生夫妻同出。見某。言頗不遜。某怒。拔劍斫庭前柳樹。頓折。戟手指生夫妻厲聲曰。如不以妹來見者。有如此樹。先是生妻盧姬太甚。鄰里均爲不平。今聞某來。衆等畢集攢視。且嗾某勿稍寬縱。某聞益怒。謂如不見妹。先毀其室。而後鳴官。言已。一拳已洞牆壁。生夫妻始大恐。央衆爲緩頰。亟遣人各處覓姬。後於厝室得之。姬猶穀棘。不敢遽歸。其人告以兄至。歸當無患。姬佯問曰。汝言真耶。曰然。姬喜既歸。與某相見。彼此愕視。故作驚喜狀。宛然妹也。兄也。相持痛哭失聲。衆見兩人情狀。逼真骨肉。互相勸慰。生夫妻益信而不疑。急具酒食。序姻姬。接甚殷。留住三日。餞贖備至。某瀕行時。當衆謂生夫妻曰。某十五歲出而從軍。妹依瞽父。不幸爲生所給。此妹命



不猶。夫復何怨。昨歸家。老父告知。命來省視。不料如此受虐。誰無骨肉。被人摧殘。若此。於心甘乎。今請憑諸公與生夫妻約。此後倘仍蹈前轍。某必有以報之。勿謂武人鹵莽也。衆唯唯。生夫妻俱謝過不遑。並請寄語乃父。勿以掛懷。自某去後。果相安無事。某每順道經其家。輒信宿授餐。居然至戚。逾年大婦以病噎死。姬竟正位。始悟繇詞所謂。堅冰泮春者。陰極陽回也。陌路逢親者。意外遇某。締爲兄妹也。嫡石也。姬卵也。卵雖不能敵石。而一完一碎。嫡亡姬存。則新人將更換而替故人也。歷歷不爽。亦何神哉。

### 遞緘數罪

明萬曆中。有宦於浙者。貪虐自縱。托其子捆載而歸。選勇士數人。督役夫而行。至山中。見一翁策蹇至。相與談。甚洽。抵暮過長林。翁忽曰。公子裝歸之物。皆非理所得。曷不假我。以爲娛老之具。公子怒。諸勇士屢聲呵之。翁加鞭而前行。約半里許。飛一彈。中一勇士之指。諸勇士皆持兵欲與角。又數彈。徧中其指。復躍至。謂役夫

曰。隨我行則生若。諸勇士悉投兵而拜。公子乃揮役夫去。悵然自失。反走訴於其父。乃令人廣捕踰月。公子訪求技勇。偕遊西湖。見此翁行堤上。兩少年從之。公子命從者突出擒之。翁大笑。一少年略舉手。而仆者三人。餘人遂不敢動。翁謂公子曰。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。則畫舫泊於九溪。指公子及羣徒登焉。酒肴之陳。非人世所易有。所言者皆述生平賑貧恤困。鋤強抑暴之事。公子欲啟口。輒獻巨觥。酒酣。翁掀髯曰。爲我達尊公。無相覓也。呼童設筆硯。疾掃數行。攜公子手。登岸共覽十八澗之勝。坐石上聽瀑聲。笑謂公子。宜勉爲賢人。幹父之蠱。我欲將此水滌爾塵襟也。出一緘與別。謂一二日間。消息可到。勿以微物瑣瀆長者爲。公子歸語其父。開緘視之。則歷數其罪狀也。翌日。父子晨起。各云所臥之枕。截而爲兩。旁有白絹。大書曰。父改前非。子改父惡。以枕代爾。尙其戒之。自此召還捕者。竦然自戢。父子俱得令名。

山東某相國夫人。晝坐寢室。瞥見一兒自檐際飛墮。約八九齡。雙丫髻。紅錦襖袴。屈一足。跪夫人前請安。夫愛其嬌穉。以手掖之。忽攫身一躍。瞬息不見。而臂間金條脫。已不知所在矣。夫人愕異良久。遣人告邑令。務獲其人。令飭捕役徧處緝。絕無影響。因浼人至相國第。緩頰夫人曰。條脫細物。得失可弗論。第此等人不早亟剪除。則官署印信。皆彼囊中物。所係匪淺。速獲以報。不則將貽書相國。糾劾立至矣。令憂懼莫釋。嚴比諸捕。勒限數次。終不可得。有老捕快某。辭役已久。僉謂非此捕。案終不獲。令邀之來。以緝事爲託。捕沉思久之。曰。東省無此劇賊。四川峨嵋山有盜藪。其人皆能飛走檐壁。捷若鳥隼。意者盜在彼乎。然不能拘而至。往探蹤跡。庶可任爾。令大喜。贈以資斧。捕遂行。輾轉至峨嵋山。徑繚曲。林樹陰森。深入數里。絕渺人跡。方遲回間。見一樵人擔薪而至。視其擔。則鑛鐵鑄成者。異之。因託問途。相與扳談。樵人察其音。非川人。詢所自來。捕以實告。樵人曰。幸遇我。是案某頗聞之。但其人猝不易覯。必先見主。捕者問主者何狀。樵人曰。某爲導。見自知之。

遂與偕行。披榛陟莽，路極幽險，約十餘里，忽見繚垣高聳，門閤巋然。樵人曰：「至矣。」某先入，白少頃，有數人出，呼捕入，歷門數重，及聽事，中坐一人，若王者狀，高顴捲鬚，貌甚雄偉，捕長跪方欲自陳，王者曰：「已喻矣。」前兒曹道經東省，作此遊戲事，相國一歲苞苴所入，總盈千累萬，一條脫所值幾何，乃煩汝來耶？捕言案不獲，官以考成爲憂，王者曰：「若爾亦甚易，令取物者隨汝去，返諸其家可耳。」捕頓首謝，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，卽有一人應聲而出，亦虬髯大漢也。捕疑非是，而不敢詰，偕其人辭王者出，其人曰：「君先行，僕當自至。」僕難之，其人曰：「僕至東省兩日足矣，君行迂緩，不耐相從，逆計君當於某日至，僕於城闔側相俟，幸勿疑，捕不得已，尋路出山而返。比至東省，甫入城，見大漢已先在，懟捕曰：「何濡滯待君久矣，乃同詣縣，令聞盜已獲，甚喜，排衙坐堂上，見大漢亦疑其不類，反覆研鞫，大漢曰：「毋多問，請告失主某，將還其劍，騰蹕而逝，令大驚，急白相國，夫人廣集僕衆，仍坐寢室，見前小兒復自檐際下，以條脫擲夫人懷，條忽間，其人已杳，相顧失色，捕出城，大漢迎

謂曰。公案已了。請從此別。捕問以君龐偉而忽現嬰兒身。豈幻術耶。大漢曰。我輩幼服縮骨丹。八尺之軀。可至懷抱中物。而又習換形法。妍醜老少。皆可變易。只以相國不義。聊以示警。非有利於條脫也。拱手而去。若其人者。盜也。而近於俠矣。

### 李甯遠客

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。諱一韓。明神宗時。在兵垣劾李甯遠。疏至二十上。甯遠百計解之。卒不從。一夕。公獨臥書室中。晨起。見室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。下至虎子之屬。無不中分爲二。痕無偏缺。有若生成。而戶扃如故。夜中亦無少聲息。公知甯遠所爲。卽移疾歸。光祿時侍養京邸。蓋親見之。乃知世不乏異術。特未之逢耳。

### 海中俠盜

聖人受命。河海安瀾。百餘年來。嘯聚之徒。洗心革面。無復梗化。嘗聞故老言。昔有明之季。有張將軍者。逸其名。嘗出海捕盜。駕大舟一。健卒數人。自恃武勇。欲探虎穴。有少年書生。形儀雅飭。言有事他國。厚賂舟人。求附舟。將軍故有令。附舟者以

謀論殺無赦。舟人利其金，私納之。行數日，將軍聞香煙撲鼻，命索舟中曰：「必有盜。」得書生，將置之刑。書生自陳非盜，欲之海外省父，無舟自達，故敢冒死來。惟將軍仁恕，將軍視其狀貌，不類盜，且憐其孝，赦而與之言。書生能學問語，才語，仙佛語，農商經濟語，俳優諧謔語，出風入雅，吐史談經，隨事酬應，動中窅會。將軍素長于文字，竟莫能屈，往往反爲所難，大加歎服。自謂得書生晚也。一日，及捕盜之事，書生曰：「盜可捕，盜而俠者，不可捕也。盜之俠者，能見將軍，將軍不能見盜，將軍不平，乃大言曰：爾書生敲枯硯，翻蠹簡，烏知將軍之能乎？專制一方，揚威千里，長鞭所指，遐陬恐懾，區區海盜，何足膏其斧刃哉？」書生曰：「將軍亦知海中俠盜之能乎？」將軍曰：「海盜之能，解銜刀放火，夜趁叢泊，猝聞捕誅，潛逃數澤耳。」書生曰：「以某所聞，固不僅此。將軍問汝何以知之？」書生笑曰：「以盜言盜，安得不知？姑請試之。」將軍愕然，時繁星麗空，海波碎月，萬里無片帆隻船，書生取筆，築自船頭吹之，不數聲，小舟千百，悉自波中湧出，執炬雪刀，須臾環集，將軍失色。書生笑曰：「吾謂盜之俠者，

不可捕也。雖然爲國供職，自應爾爾。吾輩豈得犯將軍。聊與將軍戲耳。將軍無恐。復吹篳篥數聲。大呼曰。將軍珍重。某去矣。書生及小舟都不見。將軍亟命回舟。喪魄者累日。自是不復捕盜。

■……西施演義

一册

三角……■

■……昭君演義

一册

三角……■

■……貂蟬演義

一册

三角……■

■……貴妃演義

一册

三角……■



